

第

一

場

上

EACOCK BRAND

onyin ink

IN INDUSTRIAL FACTOR

廣州遠東工業社

目次

紙上談兵錄	楊紀(一)
滬戰前線	勾秋(一六)
走向東戰場	焚戈(二五)
戰區雜寫	匠雅(三七)
憶夜戰場	長江(四七)
南翔歸來	許華(五六)
嘉興六日記	羅平(六五)
轟炸後的嘉興	劉子潤(七四)
幾個重要問題	高公(七七)
我們在火線上	張靜(八三)

浦江行……………焦士(八八)

沒了家的人們……………徐志麟(九一)

(附錄)

屠殺淞滬的銅子乎……………松井的輪廓……………端泉(九七)

紙上談兵錄

上海之戰，現已進入第三階段，且正急激發展。此種發展究能產生如何結果，端在吾對於過去事實能否正確認識。如其能之，則本此認識以謀把握現在，創造將來，庶幾可於泛濫洪濤中收正本清源之效。記者因職務關係久在戰區，既經二月餘之體驗，爰就觀感所及，本研究精神，客觀態度，先舉十個核心問題，略抒所見，以就教於讀者。

一 清算期的現勢

甲午以還，四十餘年間日本施予我國之壓迫，使吾人忍受至於現在，實已不勝痛苦。盧溝橋事起激成全面抗戰，沿海沿江各省，如非深受敵軍之蹂躪，即已慘遭敵機之轟炸，海岸線亦被非法封鎖，文化中心，經濟重鎮，均已深入戰爭漩渦。時僅三月，已成泛濫之局。此誠吾國對日之總清算期。抗戰結果，將來不外兩途，如非打倒強權，重新做人，即須淪於亡國之悲境。是故戰況之發展，關係吾人以及子孫後世之命運，不能不澈底明瞭，俾國民能盡其應盡之義務。茲爲便於敘述起見，假定揚子江爲界，劃分全國爲南北兩戰場，其中再分若



干戰線。此種區劃之理由，歐戰時卽有顯例，以歐戰範圍之大，亦僅劃爲東西兩戰場（自波羅的海至黑海爲東戰場，自北海至瑪因河爲西戰場）。蓋依政略及地理之關係，並就作戰目的而定之也。每一戰場中再劃若干戰線，在北戰場中似可分立冀魯戰線（或稱東戰線），察綏戰線（或稱北戰線），晉北戰線（或稱西戰線）。南戰場中似可分立淞滬戰線（或稱東戰線），閩粵戰線（或稱南戰線），此則純依地理關係而言。舉歐戰之例，則「西格弗里戰線」是也。該戰線爲興登堡所經營，故聯軍又目之爲「興登堡戰線」，是則且以人名爲名矣。

就全局而言，北戰場爲敵主攻之地。此實田中奏章以來之一貫政策，南戰場之事，殆已出敵意料之外。初欲略加威脅卽可使我望而却走者，反致玩火自焚，釀成如此嚴重之局面。吾人推斷南北兩戰場之相互關係，在戰果上言，敵生事南方，原欲牽掣我增援北方之兵力者，因我竭力抗戰，使敵勢成騎虎，不能不分兵南犯，自削北侵之力。我據主動地位，以逸待勞，不獨造就無限光榮之戰蹟，且使敵人疲於奔命，不遑兼顧。可謂南戰場在全面抗戰中所處地位之重要矣。

北戰場之事，本報同人已言之屢屢。茲據所言，僅爲南戰場淞滬戰線之事。簡括而言，自八·一三抗戰以來，我始行運動戰，本成圍攻敵巢之勢，迄至二十二日羅店初失，戰局外

延，九·一始改行陣地戰。十月六日敵大舉襲蘊藻濱，經二十日之惡戰，不幸全綫鎖鑰之大場，突告失守，二十六日深夜我軍始自動退守第二道防線。現在扼守蘇州河（卽吳淞江）沿河東連租界西至姚家宅折向北行以迄瀏河之線。此陣地業已奉命死守，保衛上海之計劃，始終堅定執行，局勢正在急激之發展中。

二 全部敵情

「知己知彼，百戰百勝。」

吾人只知抗戰，而不詳究敵情者，蓋盲目之工作也。茲就各種諜報，綜合編成左表，申明敵所使用之兵力究有若干，而供我應付之策。其間倘無真知，則寧付闕如，以待查明補正。惟軍事一道，瞬息萬態，目下情況或已變化，但信大體尙不差也。

南北戰場敵使用之陸軍，其番號已經發現者計有近衛，一、三、四、五、六、八、九，十、十一、十二、十四、十六、二十等十四個師團，及各種特科部隊，特種部隊，海軍陸戰隊，人數估計至少在五十萬以上。超過其公表之常備兵額一倍有餘。使用於南戰場者約十五萬人，北戰場約三十五萬人。其配備如左；

北戰場

司令官 寺内壽一 前陸相

東戰綫（冀魯）

第八師團長 前田利爲

一七聯隊長 奥龜六助

三二 阿部規秀

第十師團長 磯谷廉介

三九聯隊長 沼田徳重

四〇 長野義雄

一〇 上野勘一郎

六三 中井重義

騎十 恆憲王

十二師團長 山田乙三

一四聯隊長 鈴木員一

二四 中村明人

十六師團長 中島今朝吾

三三聯隊長 野田謙吉

三八 助川靜二

二〇 土橋永逸

西戰線(山西)

第一師團長 河村恭輔

一聯隊長 十川次郎

四九 竹內寬

騎一 中山保留

第五師團長 坂垣征四郎

十一聯隊長 上月良夫

四一 山田鉄二郎

騎五 小堀是繁

第六師團長 谷壽夫

二三 岡本鎮臣

四五 神田正種

騎六 猪本近太

十四師團長 土肥原賢二

二聯隊長 石墨貞藏

五九 坂西一良

以上兩戰綫尙有河邊、高木、川岸、山下、小林等兵團，及野戰砲兩旅團，攻城砲兩大
隊。

北戰線（察綫）

司令官 植田謙吉 關東軍長官

第四師團長 松井命

三七聯隊長 武藤桂太郎

六 倉不忠一郎

第十四師團長 土肥原賢二

十五聯隊長 豐田範正

五〇 遠山登

騎十八 安田兼人

此外尚有酒井、鈴木、千田等兵團，六泉、十河、坂倉、一宮等混合隊，獨立砲兵一大隊，兵兩旅團。

(附記) 北戰場之敵，計共陸軍二十三聯隊，騎兵九聯隊，砲兵兩旅團

又三大隊，混合隊四個，兵團八個，空海兩軍兵力不明。

南戰場

司令官 永野修身 前海相

東戰線(淞滬)

陸軍司令 松井石根

近衛師團長 飯田貞固

近一聯隊長 關原六

近二 土屋兵馬

近三 森岡早

近四 原田熊吉

第一團長 河村恭輔

三聯隊長 湯淺政雄

五 山口直人

第三師團長 藤田進

六聯隊長 (已陣亡)

六八 長吉澤忠勇

三四 加藤守雄

十八 中澤三夫

騎三 藤田菊治

第五師團長 坂垣征四郎

二二聯隊長 栗飯原秀

四二 天谷直次郎

第六師團長 谷壽夫

四七聯隊長 飯塚慶之助

十三 岡本保之

第八師團長 前田利爲

五聯隊長 井上貞銜

三一 西原貫治

第九師團長 吉住良輔

七聯隊長 青木重藏

三五 富士井末吉

十九 下枝金之輔

三六 永野信一

騎九 森吾六

山砲三 芹山透

工九 野中利眞

第九 三田村之助

第十一師團長 多田駿

十二聯隊長 本郷義夫

二二 田北惟

四三 淺間義雄

四四 和知應二

山十一 眞木盛平

工十一 山内登

第十二師團長 山岡乙三

四六聯隊長 藤堂高英

四八 小島三郎

第廿師團長 川岸文三郎

十八聯隊長 鈴木謙二

此外尚有台北守備隊佐村、重沅兩聯隊，及台北倉本砲兵旅團，野砲，山砲各一聯隊，

化學兵，機械化各一聯隊。

海空司令 長谷川清

轄第十、十一兩戰隊，第五水雷戰隊，艦艇總噸數爲三萬九千六百八十噸，海軍陸戰隊的一萬人，航空母艦有鳳翔，龍驤，神威，能登呂等四艘。

空軍之陸上機約二百二十架，屬第三、第六兩航空兵團。水上機約一百八十架，有木更津、鹿屋、館山等三個航空隊，航空母艦載機各十六架至四十架，飛機總數約三百九十架。

(附記) 東戰線之敵，計共陸軍三十聯隊。騎兵兩聯隊，砲兵六聯隊，工兵化學兵，機械化各一聯隊，南戰線(閩粵)情況不明。

綜觀敵軍兵力。似屬南多於北。實際配備於北戰場之兵力殆不止此。

且其新編之「兵團」，多轄兩個以上之步兵聯隊，或配合機械化部隊或戰車隊，故其戰鬥力較現役建制部隊爲強，日本竭澤而漁，使用如此之廣大兵力，以侵略我國，經四月之苦戰，局面猶未決定，足證我軍抵抗之力矣。

三 滬戰比較觀

淞滬戰局迄今已歷八十三日，侵入之敵，其正南陣地尙膠着於上海市區之蘇州河沿岸至

姚家渡之錢，正西陣地仍膠着於北起太倉縣屬之瀏河口，經寶山縣屬之羅店、廣福、嘉定縣屬之南翔，以連上海市區之真茹，接至姚家渡之橫綫上，共間南北之長不及五十五里，西東之闊不及四十里，總面積不及二千二百平方里，較之九·一二我軍扼守第一道防線之前，敵進展雖將五倍，然以之比較一·二八之役，在時間上我已多抵抗四十八日。被佔面積則僅三分之二（一·二八時我軍會自動撤至距離租界沿邊二十基羅米達之地）種種得失，由於比較之觀念，即可確證我軍抗戰意志之堅強，戰鬥力量之雄厚。茲以現役為主，分析各次，臚列數字如左。

作戰時間比較

一·二八 三十五天

八·一三（今天止） 八十三天

比較增加 四十八天

現役中我行運動戰時間共三十天，守第一道防線共四十五天，守第二道防線至今已有一八天。

被佔面積比較

一・二八 三二九七平方里

八・一三 二二〇〇平方里

比較減少 一〇九七平方里

敵使用陸軍數比較

一・二八 七七〇九〇人

八・一三 一五〇〇〇〇人

比較增加 七二九二〇人

(附記) 現役中敵軍番號，人數及兵種，已詳上文，一・二八之役敵之陸軍計有一三兩師團，共祇二千三百人，第八師團約一萬人，第九師團(師團長植田謙吉)一萬六千人，十一師團(師團長松井石根)一萬三千人，十二師團三千五百人，十四師團二萬人，海軍陸戰隊一萬二千人。

敵使用空軍數比較

一・二八 二〇〇架

八・一三 三九〇架

比較增加 一九〇架

敵使用海軍數

八・一三 三九六八〇噸

(附記) 一・二八噸數不明，艦艇總數約三十艘，航空母艦三艘。

敵官兵傷亡數比較

一・二八 二四一三人

八・一三 四〇〇〇〇人

比較增加 三七五九七人

(附記) 一・二八，數字，係日本政府公佈者，八・一三數字係記者個人估計，此種估計係依敵一再增援數目，以為判斷之根據，然兩數均不一定可靠。

定可靠。

敵侵華軍費數比較

一・二八 一百萬元

八・一三 三三九二百萬元

比較增加 三三四百萬元

(附記) 各數均包含整個侵華軍費在內。

綜觀以上數字，足見現役中敵軍使用之力量，實已超出一·二八數倍，而得到之結果，反不及一·二八也。

四 步軍奇蹟

日本此次侵略我國，使用兵力既有五十萬，則已超過其常備兵額一倍有餘。恰如一八一二年拿破崙征俄之數。我國使用之兵力，為數雖在百萬以上，但不及常備兵額二分之一。兩軍合計共在一百五十萬以上。較之一九〇四年日俄奉天之戰，超過一倍有餘。然日俄奉天之戰，二十餘日即告結束，現役竟已延至一百二十餘日，反有繼續擴展趨向。足見情勢嚴重之一班。所以能造成此種嚴重情勢，端在我軍抵抗力之堅強。但我軍在現役使用之兵種，實以步兵為主體。而步兵之裝備既不完整，兵器亦復缺少，如以此種劣勢軍隊，與敵易地而處早已完全瓦解。然終能表現如此成績者，蓋以我軍，上自統帥，下及兵伕，無不深切認識抗戰工作在歷史上之神聖的意義。衛國軍人，自以保衛國土存續國運為職志，大義所在，不顧逃死。尤以各級指揮官確能服從領袖，運用部屬，而實踐「精神勝過物質」之教令，全軍將

士均持堅定不移之意志，以赴成仁取義之大節。明立功於後世，求無愧於祖宗。人人本再抱負，一往無前，直使世界驚奇；國人愛戴。此種心理戰勝之事跡，頗添歷史之佳話也。

在溘瀝戰線上，如上之例，殆已不勝枚舉。記者於溘瀝一月記中即以三事爲證，茲再轉誌本文，以明我步兵作戰之勇：

(一)八月二十二日攻擊匯山碼頭之役，除五輛坦克稍近機械化部隊外，餘爲步兵三營，衝入敵人數年來經營之壁壘，傷亡雖衆，仍攻擊不已。卒將該碼頭一度佔領，殆至敵壘集中火力，封鎖匯山碼頭至天德路華德路一帶連絡線，東西之敵又從兩翼夾擊，我進入之軍在此重大威脅下，猶不肯退。甚至有一連官兵，全被敵之燒夷彈焚死者，此種攻擊精神，宋希濂將軍喻爲歷史有名之日俄奉天會戰中，日人之犧牲精神，亦遠不及此。

(二)九月五日寶山守城之姚子青將軍，以一營之衆當敵海陸空立體戰術之威脅，苦撐三日之久，乃至全營殉城。此種成仁取義泱泱大國民風度，非有悠久文化及高尚德性所培育之軍人，孰能至此。

(三)九月九日敵以戰車五輛猛衝我春江路陣地時，我軍兵士二名，身裹炸彈，橫臥公路線上，任其爬進，轟然一聲彈爆車裂，我士兵亦以身殉。是得計毀敵戰車二輛。該線竟轉危

爲安，一·二八敵屢作宣傳之「爆彈三勇士」，視此真瞠乎後矣。

以上三例，一證我軍攻擊精神之旺盛，雖踏湯赴火在所不辭，一證我軍抱誓死守土之決心，確具「臨難不苟免」之氣節。一証我軍抗戰之英勇，願以血肉之軀吸取敵軍之新兵器。此種步兵之造就，雖翻遍戰史，亦無能望其背項者。

十月二十六日晚，我軍退守第二道防線，閩北担任掩護任務之步兵一營及一機關槍連，奉命扼守四行倉庫，不及退却，遭敵包圍，環攻四日，均拚命抵抗。其間某某方面兩次勸其安全撤退，均被婉辭。苦戰之第二日，在敵軍飛機大砲威脅之下，竟於倉庫屋頂升旗，佈砲位，尤爲英武果毅。四日間斃敵近百，陣地無恙，三十日奉到撤退命令，始全軍而退。其守也，奉命而守，以達成其任務。其退也，奉命而退，不爲沽名釣譽而逗留，始終在「軍人以服從命令爲天職」的鐵樣紀律下動作，實足爲世界軍人之模範。

吾國步兵精神能力之優秀，實爲奇蹟。茲篇所舉，不過聞見所及之舉，舉大者，可傳之事，必已遺漏甚多。所以言此，一以堅我步兵之自信，一以堅我國人之共信。所信爲何，卽中華民國之步兵，已足與日本海陸空軍立體戰術之威脅單獨作戰矣。

滬戰前線

二日下午六時，記者得第××師王副官的領導，黑夜到嘉定火線上去，預備去觀察一下我軍西撤一千公尺後的陣地。

近來日日奔渡在前線戰地之中，各個師部方面，差不多都已去拜訪過，但是，還沒有到過第××師的師部去，這一次碰得機會，遇到王副官，我要他陪我去，他很高興，王副官到上海來是來買藥品的，有一大堆的東西，裝在紅十字會的救護車裏，我們也就乘這救護車一同出發。

爲避免敵機轟炸，我們擇從下午六時出發，這時租界內正華燈初上的時候，我們就上了這蓬車，到租界邊上加了十加侖汽油，衝出蘇格蘭兵所駐防的區域，經過了北新涇，向銀涇公路大道上狂奔起來。

一 黑夜上前綫

大地埋在黑暗裏，公路上沒有一盞路燈，除了來來去去的軍用車放出的燈光之外，一切

多是黑暗，情形真有一點恐怖，我們坐在車裏，祇聽得汽車的震動聲，四邊萬籟俱寂，我步近一點王副官的地方，我們就談將起來。

王副官是滄州人，我問他是那兒人的時候，他說「是亡了省的人了」，說來非常憤慨，我想來安慰他，又沒有相當的話，「不要緊，現在津浦線上打得很厲害，我們就可把失去的土地完全收復，能够這樣持久打下去，我們不會亡，決不會亡。」我停了一會才這樣的對他說，他沒有響，在黑暗裏我也看不出他的表情，大約這時他的臉上也不過是一個苦笑罷了。

汽車衝過了一次一次的口令聲，向前狂奔，因爲大雨初晴，路上很不平，我們在裏面祇聽得隆隆的馬達聲音，說不來話，顛動得也非常厲害，大家靜默着，誰也沒有說話，各人在想各人的事。

忽然汽車的燈熄了，汽車也在很大的一震之後停住了，汽車夫在說有東洋飛機來了，車子都停着不開，我們也避一避一會兒再開，我從汽車裏下來向上空望望，在黑暗裏一點也看不見，飛機聲音也沒有，車子裏有人在罵東洋鬼。

大家靜靜的坐了一會，一點沒有動彈，去問一問士兵，他說並沒有飛機，原來是一場虛驚，真有草木皆兵之感。

車子再向前開，將近南翔的時候，飛機可真的來了，祇聽得上空轟轟的聲音，我們也分不出是我們自己的飛機還是敵人的飛機，不要管他，我們還得在旁邊躲一躲才好，否則，倘使被他來一個照明彈，我們這輛大蓬車被他轟炸的目標太大了，我們就在兩旁的棉花田裏，作散兵線的分開來，有嚴陣以待的形勢。

照明彈到沒有，祇聽得「轟」的一下子，離我們前去不遠的地方炸開來，也分析不出是炸彈，還是砲彈，這時飛機已經過去，我立起來活動一下身體四肢，覺得沒有受傷，一會兒他們都來了，大家再上車前行，這時東方突然出現數十道白光，如閃電一般向高空移動，經驗告訴我，這是我方的飛機來夜襲敵艦，敵艦上又在大起恐慌，用探照燈和高射砲在濫放了，不過高射砲的聲音，因為路遠聽不出，探照燈遠看得見，這時我們明白方才的飛機是我們自己的，大家都覺得很開心。

上車後行約數十丈，發現公路上一個大窟窿，這是剛才轟的一聲的結果，據旁邊一個兵士對我們說，這是方才落下來了的砲彈，我們大家為我們的生命捏一把冷汗，倘使沒有飛機來用我們不躲避的時間來配上去，不正與這砲彈碰在一起嗎，車與人什麼都完了，彼此在黑暗中交換了一個苦笑，大家似乎有生死與共一樣，大家坐緊一點，幾個人偷偷加親密了，再買

上，情形愈緊張了，東北方面一道一道的紅光，接着轟轟的炮聲，機關槍聲也很清晰得聽出來，愈來愈近，但是車子仍在狂奔，終於在十點鐘到了目的地。

二、廣福鎮上的婦人

在沒有到嘉定之前，離嘉定南面約有五公里的一個小鎮上，我們的車子被一個婦人攔住了，她的一隻手用布條子帶在頸頸裏，手上臂上胸前全是血，總要我們救救她，我們是救護車，答應她得我們從嘉定回來的時候送她到上海去醫，恐怕我們騙她，不肯讓我們過去，我們就叫她上車一同到嘉定兜一轉。

這婦人是一個體力很強壯的人，我們問她的手是如何受傷的，她說：她是廣福鎮附近的人，今日被東洋飛機投炸彈，她是躲在屋子裏的，炸彈却投中了她的房子，她的手被炸傷了，她的婆婆被壓死在房子底下。

她說：她是一個寡婦，男人已經死去，她一個人種十多畝棉花，今年的棉花真好，棉花的兒子又大，一畝地定可以收個一担多，倘使同去年棉花的價格，每一担有十五六元錢，鄉下人真要大過年了。

她說：她們村上及附近有錢的人，都已向青浦等方面逃難去了，她們窮的沒有錢的人。

想暫時住着，等到收了棉花換了錢再逃。

但是，她說：東洋飛機天天來投炸彈，一時也不放鬆，飛又飛得低，倘使看見有人在棉花地裏收棉花，東洋飛機就開機關槍，人多的地方投炸彈，嚇得一個人也不敢去收棉花，你看，這棉花地裏的棉花多好，現在，剛好收，都放着不收。

說到棉花，這的確是一個大問題，今年戰區裏面，除在火線上的完全已經被蹂躪了外，即在前線的後方百餘方里的面積之內的棉花多已不好收了，如浦東方面，也是一樣，鄉下人化了本錢拿不回一點利子，數十萬鄉人一個冬天的生活如何過呢？她們窮人沒有錢逃難，即使把棉花收了，能够換多少錢，還成問題，看看是一個小事件，實在是戰事經濟方面的一個大問題，要解決他，還要牽連到我們工廠的遷地開工的問題，問題實在太大了，正不可忽視呀！

三 到了嘉定

車子到了嘉定，第××師部的弟兄，已經在等候接取王副官的東西了，他們分開來拿了就往××方面跑，王副官領我到前線師部去會師長，師部離嘉定還有若干路，黑暗裏高高低低的摸索着向前去，槍炮彈子呼呼的在身旁經過，轉灣抹角之後，到了一個小浜口再搭小船

波河，約莫有一個鐘頭光景，到了××地方，王副官同我走着走着，就到了××師部裏面，師長和副師長剛才到前線去視察去了沒有回來，經王副官介紹之後，我就和××秘書談起來，他在很忙的幫着師長聽取報告，一面在看着地圖，這時槍聲稍緩一點，砲聲仍舊猛烈得很，××秘書笑着問我「你不怕嗎？」我也笑着回答他說：「我已經聽慣了」。他特地放下了工作和我談論，他說：倭寇多的是砲彈，日日夜夜濺放，「我們就不同了，非要有把握的時候，才轟他一陣，不肯白放。」我和他談話裏，我知道第××師是駐在羅店以西南和劉行以北方，是日來最吃緊的地方，師部裏的人，從師長以下，都幾日夜沒有睡過一覺，但是仍很興奮，敵人的砲火實在太猛烈了，附近的我們的工事，築成了被他轟塌，再成了又被他破壞，這一夜是我軍按照預定計劃向西撤一千公尺的時候，所以師長等多上火線上指揮去了。

第××師的前師長，是現任軍次陳×將軍，軍名素著，現任師長彭×，他是黃埔軍校第一期畢業生，歷任許多軍事要職，忠勇卓絕，此次由××開抵前線，大敗敵軍，羅店至劉行中間之數十天激戰，我陣地得屹然未動，而予敵以重創者，得力於××師的力量不小，這時王副官不知在那裏聽到了一點消息，他在很憤慨的說：「他媽的，××師打××，××師打××仗。」

一會兒，彭師長回來了，他精神很好，X祕書對他說了新聞記者來找他的時候，他就很高興的來和記者談話，他先說幾日來作戰的經過和當日的一切情形，和西撤的情形，（已如電訊）最後他以很堅定的口吻說：「敵方的能力，現在完全顯露出來，亦不過這麼幾架大砲一套，但是，我方也有機械化部隊，他有飛機和大炮，我們也有飛機大砲來對付他，戰事的前途，絕對是有把握的。」彭師長很健強，X祕書幾次請他去休息，他仍和記者談話，末了記者很滿意的得到了消息，謝謝他接見的好意後，相約下次再見，就辭出來，這時已經二點多了，腦子裏又刻劃着一個新中國的軍人。

四 回歸途中

由勤務兵導記者出了師部後，渡回小河，碰到X連長，我就開始視察一番。

在連部的附近已去設立重炮陣地。因為日間容易被敵機偵察和轟炸，故均在晚上工作，下弦的時候，月亮一點也叨不着，星暗淡得沒有神氣，他們每個弟兄都拿着一個手電筒，靠手電筒的光在佈置，好的是他們在日間已經完全觀測清楚，故非常熟手。

附近有數十輛載重汽車在運輸着這炮位的東西，誰說我們沒有大炮呢？

在連長那裏，沒有甚麼消息，因為他是衛生連，是辦理傷兵的事的，他在一間民房裏發

給受傷士兵的餉，重傷的，有救護隊抬架出去上車，輕的，由他們自己上車，井井有條。

因為炮兵陣井旁邊，是不合宜駐重兵的，因為雙方砲戰起來很危險附近的駐軍的，故連部在遷移。

出來仍舊乘坐救護車回瀨，途中見我將士在調防，看他們那麼整齊，那麼勇敢，使人肅然起敬，接着有轟轟回聲音，一個兵士說，這是我們的大砲在對付敵人了，連接着十，廿……的轟轟，我們似乎看見有大隊的敵人被我們的大砲殲滅了，敵兵的司令部，也似乎打中了，在暮光曦微中大家顯露着微笑，就這樣快活下回到了上海。

——勻秋·五日——

走向東戰場

一 第一顆炸彈

正儀怎樣？唯亭怎樣？東戰線序幕之第二天，這問題就普遍地為蘇州民衆關懷着了。這樣情形之下，漢奸的造謠更是大好機會，于是正儀車站被炸毀，唯亭車站被毀的謠言

替代了「怎樣」的答案。

爲了明白這個「怎樣」起見，在秋雨濛濛中，記者趕着××師開赴前方的便利，跟雄糾糾的隊伍一起踏上征程。

江南的秋天沒有一點肅殺之氣的，給人的感覺真如春日之一樣溫和，細雨濛濛籠罩了廣漠的原野，將是枯黃的樹葉經過雨絲的濕潤，又似含着一點活意了。生活在黃塵蔽天或風沙遍地裏的官佐們，對着窗外江南秋之美麗，似乎忘記了跋涉的苦痛，行軍之疲勞；帶點欣賞風味，默默的大家把眼光放到天的盡頭凝視着。

車過唯亭，忽然發現飛機一架，在陽城河上空往返盤旋，因飛行過高，而且距離也相當的遠，一時頗不易辨認出是屬於那一方面的。一個部隊在行進之中，對於這種「遭遇」本相當地頭痛的。幸而飛機僅有一架，而目標似並未注意到我們的列車。

飛機，這二個字，給了車中官佐們的不少的興奮，等那個翱翔在天空的灰白點子消失之後，車中開始了議論。

「你說，這個飛機是那方面的？」

「日本的！」

「憑什麼理由說他是日本的？」

「那里有自己的飛機偵察自己的土地的道理！」

「唔！」

士兵們也在討論適才的事情，那些樸實淳厚的臉孔，却從說詞中閃現了他們對於敵人鄙視的程度。

「漢口給他們逃跑了，媽的，這回在上海，才趕上呢！」

另一個士兵一邊在整理他的草綠色綁腿，一邊在咕噥着。

「同志，爲什麼給他們逃跑呢？」

「沒有種，不打了，上頭命令讓他們走，有什麼辦法！」

「有什麼辦法」，最後這句話有點感慨，也有點憤怒。

正儀怎樣？唯亭怎樣？到崑山以後才得到了一個正確的答案，原來敵機在唯亭車站投下的二枚炸彈，一枚落在荒田之中，一枚落在唯亭車站北面二里以外的陽城河中。正儀唯亭依然無恙，而在東線後方首先逃離的，要算陽城河中的一些蝦兵蟹將了。

二 崑崙道中

爬上了難民列車，難民列車停靠在正儀站上有四個鐘點，從蒼茫的薄暮，至于陰靡的黃昏，向東行的車子雖過了好幾趟，我們的車開行時間，依舊渺渺茫茫，飛機襲擊的危險，料峭秋風之威脅，使每一個人心頭浮起了一點陰影。

「問站長去！」

「問站長去！」一片問站長去的提議之後，有幾個人走向站長室，但站長的冷漠回答是「前頭路不通」。等到再想追問一句，摸的較清楚一點，而站長却悠然地踱回了臥室。

好容易挨到十二點鐘左右，車才從正儀站開出，那時大家唯一的希望是天明之前，還能回達蘇州，誰知行了一站，到唯亭又停靠下來，一停又是二三個鐘點，從子夜起，天又洒着瀟瀟的秋雨。鉄蓬車沒有客車一樣的設備，一下雨，那就更糟，一大部份人只好讓風雨的欺凌。沒辦法，再去問站長，站長拚命向前一站要路簽，前一站只是支吾其詞。看情形只得在風風雨雨的茫茫之夜，硬併那麼一夜的了。

欲速則不達，眼前的環境不能不叫大家改變了人生觀，于是，能走則走，不能走則睡，這想頭通過了大家。再于是，車中能够躲蔽風雨的就車中打起呼嚕，車中無法可想的搬到站房裏臥倒身體。讓風雨欺凌着這些破碎的心，擊撞着這些被傷的「喪家之犬」。

驟然中，忽然聽說外跨塘中了漢奸埋的地雷，叫各處車輛慢慢的開出。急忙跳起來向各方面打聽，結果所謂地雷也者還是車站職員犯了幼稚病所鬧出來的喜劇。原來靠近外跨塘站附近的農家小孩，把幾個作爲玩具的泥像去埋在沿路的泥中，泥像手足伸展在外面，而埋泥像所在又不免有點攷起，這一來，巡道夫把他認作了地雷，而把伸展在外面的泥像手足認爲地雷的藥錢。不敢去碰，又不敢臨近，趕還去一報告，於是這一幕幼稚的喜劇就順利地成長了。幸而經了路警去調看之後，立刻証實，喜劇不致於成爲一幕悲劇。

喜劇的結束時，天色已近於黎明，經站長的幾次交涉，才討到了一支路籤，車開到外跨塘時，站長室畔正圍一堆人，在議論他們夜來的喜劇。

被風雨欺凌了一夜的難民，至此也開始活動了。買炊餅、買粉糕的不一而足，也有些圍在站長室之前，探聽着他們流亡後的家鄉狀況。一個難民偶然踏進了站長室，立刻被路警抓了去。

車近于十時到蘇州。

三 天堂的幻滅

蘇州天天遭受敵機轟炸。那一天早晨還有一點雨意，而到下午天氣忽然特別清朗起來，

真有一點秋高氣爽的意味了。二點鐘時，敵機二十三架結隊來襲。當時被轟炸的地方是老五團與飛機場二處，共死傷了三十多人，然而敵人所給付的代價，除了二十多炸彈外，還有一架飛機，二個戰鬥員。其間一個戰鬥員在危險時用降落傘降落在附近的稻田之中。

一種勝利的興奮使市民暫時忘記了不安，「看飛機去！」一部份愛熱鬧的羣衆大家又踏上了風沙撲面的馬路，被冷落了的盤門，這一天在大家記憶裏忽然活躍起來。

飛機落在距離機場一百碼左右的野原裏，機身大部被燒毀，剩餘只叫是幾根零落不全的殘骸。機上所有的番號，已被警察局方面派人取去。幾個彈下餘生的保安隊士，面上沾滿了泥，向人叙述着投彈之情形及擊落一架的經過。另幾個影子在原野中閃動，他們在找尋着同伴的屍體。

「我們發現敵機的時候，一排人就分散開來，伏在田塍上或溝裏，儘可能的把身體掩護起來。敵機一來就開始投彈，轟！轟！的一下就是七八個，我們伏在地上，動也不動。炸彈那傢伙真厲害，落在地上，地上就是一個洞，污泥濺的半天高，我們大夥兒的面上，誰不濺沾了泥？媽的！」後來，我們的一個弟兄，被彈片打死了，想爲他報仇，可是幾支毛瑟槍，那有用？誰知敵機盤旋了幾週，見我們沒有動靜，放大了胆，突然低低飛下來，離開地

面只有幾百尺，我們大家暗暗地招呼着戒備。

「後來，有五架敵機又下來投彈，當他們直降下來的時候，有一架連人都給我們看的很清楚，於是我們不約而同的來了一個「密集射擊」，不知誰的一顆子彈打中了他的汽缸，汽缸破裂了，機中的一個人當場炸死，一個人傷了一條腿，從機上跳到稻田裏，中了兩槍。可是，我們也犧牲了好幾個弟兄！」

靜靜的，在這廣漠的野原之中，許多人都靜靜的聽他報告英雄的戰績。說到最後的一句，眼中含有晶瑩的淚珠了。

「不要悲傷，死了一個人，我們無數的人會作你們的後盾，我們無數的人會為你們報仇，鬼子的犧牲今天比我們還大！」

羣衆之中，有人答覆了弟兄的說話，眼前的一幅圖畫，又從悲壯而轉到齊珍。這時他們的一個長官也得信，從田廔上迂迴地爬來。

「你們不要灰心，死了一個軍人算得什麼！能够在這一次爭民族生存的戰爭中死去，應該是光明的，你們要繼續着死去弟兄們的精神，努力下去。」

「是的，隊長！」

弟兄們保持了一個立正姿勢。

天氣將近蒼茫，大部份人絡繹爬上了歸途。忽然增響之聲，又發現現在上空，抬頭一望，糟了，九架敵機又分作三隊來光顧了。大家只得四散的臥在附近的田廛之上。這一次，盤旋有一小時以上，一共投了二十多個炸彈，地面上所受的損失是幾十碼地的青草和一些虫豸，到是善長巷給炸了一家旅館，還傷了幾個人。蘇州這一天晚間警報沒有解除，電廠停止發電，寄託於電氣發動引擎的工業，也連帶停止了，當地幾家較像樣的日報，第二天直到下午三點鐘才出版。

天堂的美麗，在敵機的威脅下面幻滅了。

四 劫後吳門

靜靜的太湖之濱，三十二架飛機一光顧，也捲起了滔天的巨浪。蘇州經着這次的襲擊，不得不變質了。許多紳士淑女，趕快溜之乎也，流連乎靈岩鄧尉之間。一般人民大包小包，扶老攜幼的塞滿了二街。一種流亡離亂的滋味，實在令人覺得悽慘。

敵機七八次的進襲，大小不等的炸彈投了一二百，全蘇州仍找不出幾個地方有破炸的遺跡，一部份市民才感覺到飛機之威脅也不過如此。另一些人，儘有逃難的充分理由，然而逃

了出去那裏弄飯吃，也是一個問題。不得不硬着頭皮跑還來了。到目前，白天的觀前街似乎並不荒涼，只是再沒有從從容容的好整以暇，顯然的，人們的步子加大了不少。

這兒羣 的救亡運動，因蘇州之變質而高漲了。但是所謂工作，大部份是做在標語口號上的。在蘇州，滿街滿巷全是各種五顏六色千奇百怪的標語口號，舊的未褪色新的加上去。各界抗敵後援會主要的工作，也是在宣傳，最足使人不忘的是發行壁報，這種壁報是每天收聽無線電報告的幾條戰事消息，抄錄了托印刷所石印，翌晨分貼四處，其實這東西主要的關係還是在表現了抗敵後援會的所謂工作。如果說報道消息，則買幾張當天的日報貼貼，內容一定豐富的多了。人民團體方面，在形式上也是相當熱鬧的。

關於難民收容與傷兵救護這方面，由以紅十字會為主體的救護委員會負責的。難民收容所中成千成百的難民，毫無秩序生活在一起。既不設法轉送後方生產，又不計劃加以訓練分發服務，人漸漸多，于是把每天規定的兩飯一粥，減作二粥一飯。傷兵救護最熱心的是一班中下階層的民衆及青年知識份子，然而在物質方面還是相當地缺乏。

五 變質了崑山

車到崑山，正遭到了敵機轟炸的時候。

崑山，這是長江流域旁的一個小縣城，介乎太倉、嘉定、青浦、常熟、蘇州的中心。它是歸有光顧亭林兩先生的出生地。

這裏，儘管有開階級如何逸樂，如何追求物質上的享受，但是詩一樣的環境，他永遠保持了鄉村的優點。市民們永遠在過着他們悠然的生活。「一·二八」時雖然間接的遭受了不步損失，很快就恢復了過來。誰想得到，這次民族解放戰爭中，他又遭受了空前的劫難，他支出了爭取自由的最大代價。

敵機的不斷地轟炸，使崑山改變了悠然的生活了。平日最熱鬧的南北大街，至此已無一人，城中居民大部遷到四鄉，只有西門東門二處還有一點市面，但只限於早晨，一到下午，街上也會靜靜的不見一人。崑山的郵政局，最初遷到西門，後來不知遷到那一個村中，寄信發電，幾乎全成了問題。

縣長溫崇信先生，是復旦的學生，年紀很青，也很有朝氣，在這樣苦難中的崑山，行政組織還能不十分紊亂。差一點的是民衆組織這方面，城內尚有一些防護團之類，鄉村小鎮之間，根本就不知道民衆組織是什麼東西。

鄉村的民衆組織，接近戰區的各縣，幾乎犯了同樣的症候，不僅談不到組織，連起碼的

防毒常識，也都莫明其妙。敵機過境時，聚在一起觀望的也有，拍手狂呼的也有。從都市的人民漸向鄉村遷移之後，鄉村也成了漢奸活動的對象。今天有一個和尚來打聽××的情形，明天有一個乞丐探問××的駐地，幾是不足為奇的。有些較清醒的人民雖知其來路不正，但一來怕他身邊有武器，二來又覺得事不干己，眼睜睜的看漢奸自由在地來去。

崑山域中的漢奸問題，也鬧的相當嚴重。記者到崑山的那一天，有一處因敵機投彈而起火延燒，消防人員前往施救時，竟有漢奸混入其中，將水龍的噴射器毀壞。幸經當場發覺，將其捉住。另一個漢奸在大庭廣眾以藥水傾入茶缸，也當場被捕，更有一個用白毛巾指示飛機投彈目標，因當時未發覺，卒被脫逃。當局方面雖在設法使除奸工作有新的發展，但這不僅是技術上的問題，如果不將保甲制度辦好了，收效是相當困難的。

六 太倉的浩劫

上海的戰事向外擴展，敵兵結集於瀏河楊林諸口。瀏河一吃緊，日本的飛機就光顧了太倉城。八月的下旬，太倉的民衆們在倉皇中，被敵人的炸彈趕上了流亡之路。崑太路上，一羣羣男女老幼開始了顛沛的生活。

記者到太倉時，太倉城內除了少數公務人員之外，居民已經逃亡殆盡了。城內，東一處

是被炸的陳跡，西一處是被跡炸的陳跡，彈洞與彈痕，到處可見；太倉的縣政府、縣黨部、警察局，都已遭到了敵機的轟炸。

戰爭發生以後，未遭轟炸以前，太倉方面的救亡運動，在黨部的領導之下，表面上也做過不少，但一遭轟炸之後，居民十室十空。對於鄉村的行政，這以後推行，也感受着相當不便，原因是平時的政治組織機構，一直沿襲了老法子，通常推動已經很覺吃力，突然來了一個戰時，老法子那裏會運用得好呢？

太倉的省立師範，那是崑太嘉寶青等八縣的最高學府，在這兒，每年可以訓練一批優秀的師資，延續着這八縣文化的歷史，戰後的這八縣却首當其衝，直接間的損失受了不少，這個學府的恢復，短期內是相當困難的。

然而敵機的寶貴教訓，也擊破太倉人民不少的迷夢，他們認識了自己的敵人是那一個，在茫茫的流亡途上，記者聽見好幾個太倉民，在切齒痛恨日本帝國主義！一顆炸彈抵得住一百篇宣傳文章的。

那時在太倉一帶的駐軍是×××部，他們的全部隊伍擔任了瀏河的正面守禦。黃昏朦朧中，瀏河方面的砲聲密如聯珠。記者赴×××訪該軍的陶處長，詳談瀏河方面的戰事。

戰區雜寫

「到前線去不比上海，你們要聽我的話：司機的注意聯絡，但不准亂開電燈；隙望的注意飛機，並當心車上東西失落。誰滑頭，誰就對不住自己的爺娘！」一位押運大批軍用品，行將重返前綫的黃副官，掃射着光亮的手電燈，很乾脆的對着環立在他旁邊汽車夫說。

「這是國家大事，我們當然絕不會滑頭的！」對方異口同聲地這樣對答，有幾個還挺胸舉手，顯出他們另外的興奮。

「嘖嘖」的幾聲，這隊滿載軍用品的卡車，便浩浩蕩蕩，奔赴前綫去。記者的車，也伴行其中。另有一位和我搭車的副官陳紹武君，據說：他是由內地開來的某勁旅的一員，昨晚到上海添購電線，正苦深夜無處問津，恰遇一個電話局的工友，欣然願以嚮導自任，東奔西走，替他辦妥此事，今天他又在辣斐德路商店買拍紙簿，不料老闆是位高鼻樑藍眼睛的外國人，問明他走去打洋兵的，「便在瓜瓜叫」的生澀的恭維語之下，出乎意外的贈他幾件慰

勞品。

陳君從前聽得上海是最勢利最欺生的地方，但此刻他却處處碰到同情的人，甚且連外國人也會給他一種不可磨滅的鼓勵，真使他萬分的高興。

他又說：他們在出發之前，曾通統打過思想上的血清針，換句話說，就是平時患有恐日病的，或對抗戰意義模糊不清的，爲防「一粒老鼠屎，污了一鍋湯」的流弊，都早令他滾蛋了。現在開前線來作戰的，都一致抱着「不復失地，誓不生還」的決心。前天他們剛增防某地，當有一營敢死隊，不顧重大犧牲，硬把朱家宅重要陣地奪回來，就是這種純潔旺盛的士氣，小試其鋒的表演了。

記者從他的口音，聽出他是某省人，那裏有句「空手出門，寶財歸家」的流行語，在一般征人的腦海中，是非常活躍的；但現在該部遠來征倭的健兒，竟一變而抱「不復失地，誓不生還」的決心，這不能不說也是「最後勝利必屬於我」的一個保證。

陳君中途作別，記者恭視外景，頓覺前次所經的危險地：前面有敵、我軍衝鋒機槍掃射聲，後面復有我震天價響的隆隆砲聲，相隔沒有三天砲聲已遠移於前，毫無疑義，這是我們反攻勝利了。然而我們知道「持久抗戰」的里程，是很長遠的，不是隨便打幾仗，就可以打

到頭。所以我們對此一類的小勝利，不但不驕，也許意料中的小失敗，接踵而至，我們這更應該鼓起勇氣，和敵人死拼到底，如此最後最大的成功，始能得到把握的呵！

途中軍運頻繁，車行很費時間，駛到××方面的某地，已是深夜了。那時霧露濃郁，大地茫茫似海。黃副官走過一道哨兵，打電話給某軍部副官主任盧先生，約記者天亮相見。那裏有許多同志和伏役，真怕凍壞了他們的老大哥黃副官，好像螞蟻抬食，即將堆集如山的軍用品片刻的功夫，都卸下車來。

看時間，天不久就要亮了，決在車上坐以待旦，但不知不覺間已疲倦入夢。一會兒忽被強烈的電光，把我驚醒，原來在那裏照料傷兵的童子軍，怕敵機馬上就來「點卯」勸我們應乘黑夜把車隱蔽好，童軍有的還用口琴吹着義勇軍進行曲，當此月斜露潤的秋晨，聞此激昂悲壯的歌聲，心裏真有一種說不出的心情！

第二天的早飯，承盧主任招待，同席諸君，漫談戰事逸聞如下：

瀏河一線的敵軍，因四次上岸，都被我軍迎頭痛擊，使他們立腳不住，便紛紛跳入水晶宮去了！同時，敵海軍炮的射程，祇能打十三四公里，而我們最新式的重炮射程，超出敵炮射程，這真是威脅敵艦的一大剴命傷。不過我們的炮手非常愛惜砲彈，每發必須瞄了又瞄，

真要百發百中，然後才捨得轟然射去。所以敵軍近來不許再窺瀏河，這就是叫他們「談虎色變」的理由了。

當戰爭爆發的前夕，我最高軍事領袖，對敵我軍傷亡率的預測，曾有「初戰時一與八之比」之說，但以瀏河死傷實情論，敵軍龐大的死傷率，至少亦必三倍於我。又我方在瀏河口的守軍，常見滿裝屍匣的敵船，不斷輪運出口，白蘊藻浜劇戰開始後，所見尤多。統計自八一三開戰後所運出的屍匣，至少當在五萬以上。而且此種屍灰，乃係千屍萬骨，集體焚化，後又分置少數之匣內，以運回遮人眼目，故死亡確數尙不止此。

敵軍帥出無名，屢戰不利，畏死心理，便日甚一日。士兵知識淺薄，迷信千人縫，或佩小佛像，妄求不死，罔勿論已；但他們前次進攻羅店的軍官，居然也有攜帶光怪陸離，神話連篇的護身旗的，真不怕令世界人士看了，深感到他們所謂光榮尊嚴的皇軍，不過是些「牛鬼蛇神」之類呀！

誰也不會健忘吧：一二八英勇抗戰的十九路軍，苦戰一月零二日，正博得世人高喝采聲熱望益切的時候，突聞晴天霹靂，他們忽退守第二道防線了。不用說，這是受了瀏河偷渡上岸的影響了！

反之，此次八一三發動的上海區抗戰，敵軍用最優勢的兵力，海陸空一致向我壓迫，殘暴瘋狂，無所不用其極，八十日來不知付了多少代價，然後才於中央線稍有進展。瀏河守軍防範，固如金湯，使敵軍屢欲抄襲一二八老文章，都歸失敗，這不能不說是瀏河守軍的一大功勞吧！

誠然，瀏河固守之功，是很值得歌頌的。可惜那裏比較僻遠，往返不易，很少有人去訪問，同時，在那裏負軍事責任，獨當一方的×××先生，他是將門之裔，兼擅詩文，素以「權利看清，生死看明」八字自矢，遇事尤能埋頭苦幹，不求聞達。於是關於瀏河方面光榮的抗戰經過，就極少見到有系統文字發表。

全面抗戰未發生以前，記者在沿途某地訪晤×先生，談到國防問題，他認為物質精神，均極重要。有時物質建設，恐為對象所破壞，便須於訓練民衆，組織民衆的精神國防，多所努力，但這絕非一紙標語，便可奏效；因標語如藥方，不經良醫的精密審察，或審察而不實際服用，都是無濟於事的。這話並非無的放矢，目前民衆力量，不能與軍事力量配合，即正坐此弊。但是蘊藏極富的民衆力量，畢竟是支持持久抗戰的最偉大的基石，縱是臨渴掘井，也亟應把它開發使用出來才好。

敵軍有一度由川沙河口乘虛上陸，我軍猛將彼擊退，雙方傷亡，各五六百人。近來敵軍雖也不時進犯，但我防禦陣地，固如金湯，且士兵戰鬥經驗，愈打愈豐富，愈打愈起勁，甚至有兩師人，連換防休息都不願，致敵每次來攻，無有不受重創而潰。總計兩日以來，先後斃敵校尉官以下級士兵，確數達二千餘名（跳水死的不在內）。敵之台灣守備隊重艦支隊且全被殲滅，無一生還者。

不過敵人因屢次失敗，竟敢於本月十一日企圖登岸時，施放毒氣。幸因當晚風勢很大，未曾奏效。後在江邊清掃陣地，又得敵軍所遺毒氣彈箱一支，除已施放者外，僅餘一枚。暴敵如此不顧國際公法，實乃自速其亡之兆！

敵軍還有所謂五年計劃，可動員八百萬人的狂論，但據我某軍事家觀察，恐盡彼國所有壯丁，完全驅諸戰場，也絕不能得此鉅數。而況經此戰役之後（浙滬一區，作戰兩月餘彼傷亡即達六萬以上，華北當較此爲烈），任如何蒐羅罄盡，恐動員一百萬人，也是難乎其難的了。至於我國人數，必愈來愈多，至少可動員一千萬以上。人口壯丁之比較，也是近代作戰軍實估計之重要部門，我優彼劣，最後勝利，自然必屬於我！

記者此次到瀏河，承同事黃子鑾君先函介紹，滿望得暢聆×先生抗戰實踐後的高論，可

惜×先生因赴某處公幹，緣慳不會見面，但是「強將之下，那有弱兵，」×和他的參謀長×及各弟兄們暢談，所得資料，也是非常可貴的。

該部自八月中旬，奉令担任瀏河方面防務以來，敵人在那裏企圖登陸，先後共四次。每次均以兵艦二十餘艘，運輸艦二三十艘不等，舢舨千里，皆滿載敵兵。另用裝有鋼甲的小汽船帆船百餘隻，在飛機大炮掩護之下，企圖強行登陸。每次先於上午十時起，開始密集砲轟以破壞我防禦工事。直攻至夜晚潮水上漲時，便想乘勢一擁而上。但我軍沉着應戰，並用猛烈的火力，對準敵人蜂擁而來的汽船帆船，把他們紛紛擊沉江底。

我們英勇抗戰的將士，他們出奇制勝，往往不以戰壕自限。九月十六敵軍大舉進攻的那一天，也是瀏河戰事最烈最危險的一天，在隆隆怒吼的砲聲下，層層密佈的烟幕中，敵軍已如潮似水，蠕蠕上岸了。還有一堡壘不幸中彈轟然倒塌，壓傷了十三個士兵，其餘的便在一聲號令之下，奮勇躍出壕外，衝至江邊，其勢銳不可當。正在江邊立腳未穩，進退維谷的敵軍，突遇螞蟥出土，猛虎下山般的勁敵，無不倉皇失措，莫知所以：甚有好像驅鴨子似的一羣羣的被驅下水去的，數達千百數名，真未免死得太滑稽了！

最近淋瀝戰局，因大場失利，放棄閩北江灣，固守蘇州河南及南翔陣線的原故，一鈔對

「持久抗戰」意義認識不夠的人，於是便多方疑慮，妄測戰果：不曰大上海之將放棄，就說和平曙光之快到來。我覺得這種不察事理以訛傳訛的話，若不加以指正，是很足以動搖抗戰陣線的。但記者勿須用主觀的立場發論，只稍把前線高級官對上述問題有關的談話，先摘記幾段出來，便可迎刃而解了。

「我們爲了要確保國家的生存，爲了要爭取民族的自由，爲了要拯救國家民族的危亡，爲了要痛禦軍閥日本的侵略野心，這一次才決心發動全國一致的抗戰，誓與倭寇拼戰到底，直到我們獲得最後勝利爲止！

「大家要知道：我們自九一八失去了東北四省以後，民衆受了苦痛，國家失了土地，我們何嘗一時刻忘記這種奇恥大辱？這幾年來的忍耐，罵了不還口，打了不還手，我們爲的是什麼？實在是想安定內部，完成統一，充實國力，到現在最後關頭來抗戰雪恥！

「現在殺敵報國，雪恥復興的時機既已到來，我們一定要堅毅沉着，忠勇奮鬥，發揮我們革命軍至大無敵的威力，來消滅殘暴野蠻的倭寇，以收復失去的國土，以洗刷我重重的國恥！」

以上是我某最高領袖在一個機會上發表的偉論；而且他還說：「在這舉國一致的抗戰的

陣線上，如果有誰願意中途妥協，委曲求全的，他就是漢奸，我們可以用對付敵人漢奸的手段對付他！」這是如何堅決而有力的偉論！而今剛打了兩個多月的仗，陣地稍有變動，便有人疑神疑鬼，誤信謠言，自紊陣線，寧非一大怪事？

記者在一個水雲鄉中，轉訪着一位短小精幹，神采奕奕的總司令，預約談話時間僅十分鐘，那時案上擺着一份大約剛送到的申報，他竟邊看邊談地多用了些時間，詞意精警，聽着非常興奮！

起初他對這次抗戰下個定義說：「這次我們對暴日之抗戰，不是強國戰強國，也不是弱國戰弱國，而是被壓迫民族，對侵略國的革命戰爭。所謂革命戰爭，物質必遠遜於敵人，但看北伐的成績，世界的歷史，而革命戰又必常博得最後之勝利：此無他，以其具有發乎胸臆充乎天地，任何物質，莫之能禦的革命精神！」

他又說：「抗戰的初期，物質上固不免有所損失，但精神則甚痛快！倭寇初到我內地來作戰，到處地形生疏，到處人民都是我們的同胞，就是他們的仇人，師不直則氣不壯，他們都懷着怕死不肯犧牲的心理，只是使着他們的飛機大炮向我們猛烈轟炸，希望把我們嚇退。

「我們只要深切認識持久戰，消耗戰的意義，臨戰勿慌張，勿忙亂，就是初期受到一些

損失、挫折，萬不可稍有「懷疑」。「猶豫」的態度，而放棄「始終求勝」的正道，回頭走上「妥協自殺」的絕路。因為我們意料中的這些初期損失和挫折，我們只要能利「倭寇僅憑物質，虛無精神的弱點，從容補救，繼續奮鬥，一定能爭得最後五分鐘的勝利！」

某總司令愈談愈有勁地繼續着說：「我們退一步講，目前雖以戰略關係，對於一二陣地雖略有移動，但就整個抗戰的全局言，並不得認為失敗。此一二陣地之移動似對敵方有利，然以敵方所付重大代價計之，得此一片焦土，究屬得不償失；而況我們還要照既定決心，一兩年地繼續抗戰下去，縱至如歐戰時法京巴黎之受危迫，比利時全國土地之暫時淪陷，我們也不屈不撓，用盡心思才力，繼續奮鬥下去，不達驅倭復土之目的，誓不終止。」

他又把口氣放和緩些說：「但是果到了此時，也許不到此時，我敢相信，敵人早已軍實耗盡，經濟崩潰，國本動搖，而向我們屈膝了！」

「上海戰到某種程度時，是否會整個的放棄？」記者在快要與辭時，開門見山的這樣問他。

「除非上海打成可歌可泣，血光永耀千古的寶山，爲了調整陣地，也許會談到暫時間的放棄！」接着他又以堅決的態度說：「但事實上決不會輕易如此的，因我源源增加上來的部

隊，都一致抱着必死的決心，以求保衛大上海任務之完成。這不是一時的感情衝動，而是根據歷史及中山先生遺留下來的革命精神，所開的花，所結的果！」

我們看了上述兩位高級將領的談話，不怕目前蘇州河岸的砲聲，一時比一時的吃緊，但我們可以堅決信任：大上海是決不會輕易放棄的！同時，凡在中國國土上尚留有敵蹤時，敵方所鼓吹任何和平空氣，是萬不會動搖我們抗戰的決心的！

—— 康 雅 ——

憶 夜 戰 場

閩北退兵了！就全戰局說，沒有重要關係。而從前我們不便發表的地區景物，現在已全成過去，可以任情的講了。我們的過去戰場情緒，是不應該敢的！

在制空權喪失了的戰場，西半球對着太陽的時候，才是我們將士飛躍活動時間。我們戰地新聞記者的活動，也不能不是主要的在夜間。飛機啊！最初發明你的萊特弟兄，是打算拿來屠殺人類的呢？還是被不合理的社會錯用了呢？日本飛機每天幾十架在上海附近戰區投炸

彈，打機關槍；然而飛機是日本民衆的血汗之積聚，炸彈是日本國民應有的生活享受被剝削的創痕，日本國民果何會有對中國人民有不可解的冤仇，而忍將其辛苦經營之成果，不用之於自己生活之享受，而用以無情的屠殺中國呢？

屢屢在夜間出入戰場，租界中繁華奢靡的市面和租界外淒涼慘暗的情形，使人發生兩個國度的印象。在一個強有力的國家勢力所及的土地上，那怕是只有一面國旗在那裏，而且不管對於那塊土地的統治權是否來得正當，然而侵略者對於那面國旗後面所代表的力量一加考慮，就不能如對付弱勢國家的爲所欲爲了！

僅僅有少數外國兵崗位的裏外，就是和平與戰場的分野，我們數十萬的將士在這幾個外國兵崗位外面日夜和敵人的飛機大炮鏖戰，我們千千萬萬的人民每天在日本與殘的轟炸政策下過活。全國戰場上，經過每二十四小時的戰爭，不知道有多少壯烈的傷亡，我們非武裝的城市和鄉村，也不知道有多少被破壞，我們的經濟文化的中心，不能在自己力量保護之下，建立在我們的後方，相反的我們的若干重要活動，都是寄託於租界。

謝謝「一二八」的恩賜，我們能建造成功一條閘北和南市聯繫的中山公路，這是我們繞過租界通於上海南北的軍事交通要道。「八一三」以後的軍事運輸，中山路仍然作成功不少

敵人以便利！

夜間的前方，無論村莊和城鎮都很少見有普通居民的活動。真如、南翔、閘北、北新涇一帶的一段民房，被炸得零亂不堪，有的是沒有了牆，有的是塌了屋頂，有一天晚上我去看過一所被炸的療養院，這是一所鋼骨水泥建築的近代醫院，日本飛機把他炸得亂七八糟，只剩了片段的牆壁，淒涼兀立在月色深籠之中。

白晝完全不能活動的戰場，這數十萬英勇將士的攻擊、築工、飲食、運輸、補充等，都全靠著夜間來活動，我們的交通工具太簡單了，很難在一個短短的夜間，能滿足我們戰場上一切的需要，特別是將士們的私生活方面，太沒有照顧的餘裕了。需要刺激了供給，於是只好幾處破爛的村鎮上，發現了軍人或者勇敢的商人在夜間開市的雜貨店，罐頭、香烟、火柴、糖果、肉類、燒餅、花生……凡是足以增加生活興趣的東西，幾無不應有盡有。在壁穿頂漏的破屋中，一枝魚油燭的光輝烘映着這樣雜貨商攤，人影幢幢的都是些衣服污濁，面目辛勞的士兵和夫役，如果在傷兵轉運站的附近，輕傷的將士，常常是這些商攤的照顧者。

在夜間本是敵人防禦的時間，然而他們的砲兵仍然不完全停止活動，他們估計着我們增援部隊必經的要路，不斷用空炸砲彈射擊過來，希望殺傷我們的人馬，阻滯我們的援軍，所

以要路口的上空，總是「轟！……嘩！……」地經常遭受敵人的炮擊。然而據經驗所得，這樣砲擊的效力太小了，「轟嘩」了半天，只讓日本民衆的血汗，毫無代價的拋擲在中國領土上！

中國人對於「死」的觀念，似因民族革命戰爭之爆發與往昔不同，洛陽橋是我們前線一個夜間運輸聯絡站，在一天晚上因為汽車擁塞，電光過巨，被日本打中了好幾砲，炸壞了十幾個人，其餘的人仍然很鎮定的安置了傷亡，繼續做轉運、買賣、救濟、分配糧食彈藥等活動。

中國古時用兵，形容夜襲軍隊，往往用「銜枚疾走」這一句話，意思是人不叫馬不嘶的兼程前進，以襲敵人。這次上海戰場上我們軍隊的運動，全在夜間，後方到前方的生力軍，和前方回後方休息的辛勞隊伍，沒有不是魚貫而行，了無聲息的。

有一晚，我們去看×××先生，他那時的指揮所是在大場南面的孟家木橋，那裏是陶行知張宗麟諸先生所辦工學團的校址，戰爭以前，我在這鄉村裏和幾十個艱苦讀書的少年見過一次面，他們是那樣的天真活潑和健壯，其中有幾位小弟弟，對於較深的政治分析，也能集精會神往下聽，聽到樂觀處，他們是那樣的興奮，聽到困難處，他們是那樣的憂心。然而我

第二次到那裏，已經是庭園冷落，人物全非，村口有雄威的哨兵問口令，屋內已擱成高厚的防禦工事，舊日課堂，已成參謀業務室，舊日少年們歌唱之地，而今是趕赴武夫踐步之場！敵人的大炮不斷的在天空中轟轟炸響，機關槍在村外又是略略的作聲。

當大場戰局正緊，滬太公路上退下來一些士兵，他們一時脫散了隊伍，然而他們異常安靜的休息在公路旁邊，靜待他們長官的安排。老實平和壯健，情緒上他們是已經進入了近代軍隊的水準，震天的砲火，似乎對他們已經沒有什麼刺激。在沉默中隱然表示着不可侵犯的力量！

中國軍隊的編制裝備訓練，還沒有完全統一，這次在上海作戰的軍隊之複雜，為中國過去戰爭史上所未曾有，幾乎全國軍隊都混合使用到上海來，然而大家相互間的「同志之愛」是異乎尋常的感動人的。經驗較少，器械較差的部隊，如果調到激烈的戰場上，原來已經撐持正猛烈戰鬥的隊伍，一定告訴後來者以種種實戰經驗，請他們注意，有一次某師接防大場西北，前面已經犧牲很大的部隊，恐怕他們新來的同伴，經不起敵人砲火的恐怖，先請他們在第一戰線後方見習兩天，自己仍然苦撐下去，至到已經有點把握，才把防務交代過去。

傷兵的情緒，仍然很，每一個傷兵轉運站都聚集若干輕重不等的傷兵，靜候着守護的

車輛，救護隊的人員在他中間照料着。他們受傷以後，行動還是有秩序。在前綫最勇敢的救護隊，要算偕侶救護隊，其次要算四川旅滬的炮會救護隊，他們無聲無息的在前方埋頭工作能深入第一線救護傷兵，得着前綫將士深切的愛戴。只是在十月二十一和二十二兩夜的總攻，我們於崩潰日軍之後，自己的傷亡亦大，真如車站以西至南翔崑山之公路上，幾於每一岔路口，每一村店每一橋頭，皆集結衆多之傷兵！我們救護組織太無力了。實際工作的人沒有多少，車輛也太不够，於是這大批突然增加的傷兵，擁塞途中而無人救護。三十二十傷兵一堆，十個八個一團，輕傷的帶着鮮紅的血跡，匍匐步行。打傷腿的只剩了一隻脚，有不少是扶着手杖，一跳一簸的前進。完全不能行動的傷兵，只有躺在大道旁邊無可奈何的呻吟！慘烈的戰鬥受傷之後，又遭受到這樣淒冷的待遇，傷兵們自然不能忍耐了。我們的車在廿二日夜間過南翔赴崑山，沿路皆爲傷兵所阻，他們爭欲登車，然而車上所能容納的人數太過有限，他們於是想爬在車的旁邊和車的前面，然而這輛小車在那樣破爛的路上，如果過份的負擔，只有大家不走了。因爲我們事實上不能不婉謝很多勞苦功高的受傷將士，他們於是乎動怒了。幾乎沿途都有傷兵用木棍打我們的汽車，打得我們無限慚愧！無限淒愴！因爲他們這樣英勇的爲國家和敵人拚命，受傷之後，我們不能有完善的救護組織，迅速的把他們救到

安全的後方，減輕他們的痛苦，這是我們政府和人民對不起忠勇的將士。在他自己立場上看來，我們爲國家這樣的犧牲，現在弄得生不生不死不死的流浪到悽風涼夜的公路上，你們這般坐汽車的人，平日已經够養尊處優的了，到這樣一個悲涼的場合，你們的汽車還不讓我們坐坐，救救我們的痛苦，似乎也該打了！誠然他們不明白我的車是什麼任務，不原諒我車的容量，然而他們這種棍擊的行爲，是表示抗戰軍人對於後方有救護責任的人們的抗議！

這回真真實實算「打死仗」，敵人的砲兵把我們的村莊當銅牆鐵壁來攻擊，一個村莊動輒打幾百砲，他們的「區間射擊」，使我們沒有一塊地方能幸逃敵砲的摧殘，我們前線土木材料簡單作成的工事，被他們打得天翻地覆，然而我們的將士仍本堅定如山之抗敵意志，繼續前進，無窮盡的未死者，很快的補上了已死同志的崗位永遠有新的力量抗戰衝鋒！當敵人猛攻蘊溪溪西南的塘北宅和陳家巷一帶之夜，在洛陽橋附近的×××先生的指揮所裏有幾位年輕活潑而篤實的參謀，異常安詳的和各方用電話連絡。洛陽橋以北的機關槍聲，「咯咯咯……」的組成一極廣大範圍的音樂隊！單拿他直轄的軍隊來說，那時已經一聲不響的補充了三次了。塘北宅本是一連人的陣地，我們在塘北宅却犧牲了九連人！一連打完了，再上去一連，直到一團人都完全犧牲在這一小小村莊上，日本的砲彈和炸彈不知在那裏放了多少，

我在崑山聽到朋友說，守塘北宅那團的團長原來是舊友許良王先生，他只剩了一個光棍到蘇州去接收補充兵去了。

打死仗的壯烈現象，幾乎全部戰場以及各部隊部是如此，我們很可以驕傲很可以自信，但是回到××看看後方對於傷兵的待遇，不禁有幾分愴然！傷兵們千辛萬苦的回××而在××的醫院只有兩個，一個是救濟委員會的第一醫院，由上海東南學學院師生主持，他們人少傷兵多，整天忙不過來，裏面住滿了傷兵，有些夜間還沒有禦寒的被褥，送給他們的飯菜，上面全佈滿了蒼蠅，手術室內斷腳殘手的慘象，讓人憤怒到帝國主義侵略戰爭的殘忍！我們去那一次，醫院門口還有沒被收容進院的傷兵，有一個是打傷了腹部，衣服褲腰被血水泥土的混合物，膠成了不忍久視的一團；他的全部下身，鞋襪擲腿和灰布褲上，整個的是剛從有水的戰壕和河溝裏面拔出來的模樣，泥水還濕潤糊在下半身，他已經毫無血色和毫無力量的靠臥在牆邊，秋風捲夾着塵土無情地在他臉上吹過，似乎只有慈祥的日光這時才慰勞性地給予他相當的溫暖！很難令人滿意的，是這裏那所官辦醫院的荒唐，他們的規模，遠比這裏爲大，而他們的工作是「韜光隱晦」唯恐傷兵找着了它！一所醫院的後門外，那時正停放着死傷兵的担架一個死屍從蒙蓋他的破軍氈下面，橫伸着一隻緊握拳頭的蒼手，大概對於殺

敵未完身先死，表示不甘心，而對於後方救濟機構的腐敗，似亦有無限的憤慨！

——長江——

南翔歸來

一 黑夜兼程

昨天傍晚，氣象突變，烏雲佈滿天空，風勢越來越大。這顯然是大雨欲來的徵兆了。我們四個戰地工作者和一個嚮導的民伕，便乘這個敵機不能活動的機會，匆匆出發到上海來。

穿過了破碎的南翔，天空漸漸黑暗下來了，我們便開始在棉花田的小路摸索前進，路是一線線的，不是左邊有河浜，就是右邊有小溝，崎嶇艱難，真不好走。但是公路已不能通過也只得兜這小路走。左跌右倒的摸索着，越過了許多村莊，但已看不到一條人影了。想找個老百姓問問前面的情況，也不可得，只有靠着民伕帶引，冒險前進。

走呀走的，夜色漸漸深黑了，斜風帶着細雨，也開始掃襲我們這幾個夜行人，天空沒有一點星光，地面也沒有一點燈火，整個原野好像一片茫茫黑海，只是上海的方面遠遠地露出一

半天火景，有如一抹殷紅的晚霞。那就是敵人殘暴的兇鋒吧？

我們冒着細雨，在這黑海中奔波了許久，走得有點心急了。我便懷疑着民伏走錯了路。

我問他：

「路沒有走錯吧？」

他很有把握的回頭來說：「勿錯」。於是我們才安心地走，但是，天越來越黑，雨越來越密，小路上的泥色也模糊得看不清了，弄到老馬識途的民伏也不敢相信自己，開始遲疑起來。走到一個交叉路，他都停一停，向四周打量一下才向前走。後來他竟回過頭來說：

「先生，路看不清爽了，不曉得對不對。」

糟了！連他也沒有了把握，誤入了火線怎麼辦呢？這時，我們真是陷於前途險惡，後路茫茫的絕境。但是爲了任務，我們不得不前進，于是我竭力鎮定他的心：

「走吧，你認爲那一條路對就走那一條吧！」

我們振作了一下，又邁出我們的步子，因爲恐怕有人落了伍；幾個人便握着一根竹桿像瞎子一般拖着走，前面的民伏一邊走一邊婆喊着：「橋」「小溝」或者「轉灣」，使後面的人知道。黑暗中時時有雄壯的「口令」聲音傳過來，我們也時時警戒着豎起耳朵聽，並且給

他們一個回聲。有些弟兄還要看一看我們的放行證方准通過。

在黑暗中摸索了半夜才摸到蘇州河岸的平坦大道來，民伕恢復了自信，回過頭來說：

「好，從這里直跑就是××鎮了。」

我們聽了這句話，不禁也覺得有了安慰。

二 雨中渡蘇州河

我們沿着蘇州河岸前進不遠，便到了一個渡頭，我們的民伕停了下來，他說要從這里擺渡過對岸才可以走，但是縱目四顧，沒有一隻船影，只見江水茫茫，淒涼地翻起急激的波浪，這怎麼辦？我們便叫民伕到附近去找找，一會兒他喘息着走回來，失望地說：

「先生，船全跑光啦！」

沒有辦法，于是有人提議遊水過去，但是東西沒有辦法帶去，而且民伕不會遊水，陌生的我們怎能將他丟掉？這可真急煞了！

幸而，急中來了救星，一個湖南弟兄聽到我們的聲音，從黑暗中跑了出來，經我們說明了來歷以及去向，並且給他看過放行証，他便叫了幾個弟兄拖着一隻小艇出來。小艇真是小得像一片葉，而且滿身滑泥要經過這風雨交加的急流，實在有極危險。但是，在這萬不得已

的時候，什麼危險也不管了。

弟兄們用手電筒照着我們落船，艱難地撐了我們過去，又很小心地照顧我們上岸，我們在這個難中得到這樣的幫助，心里真是無限的感激。臨走時我們對那位湖南弟兄說了幾句道謝的話，他不在乎的說：

「不要客氣，大家都是爲國家出力的。」

從這點，可見我們在抗戰中患難相共的精神了。

三 避雨亭畔遇劫

渡過了蘇州河，也是平坦的大道，於是加速步了子走了好幾里，漸漸地我們覺得有點累了，便到路旁一間破舊的避雨亭去休息。

我、麥君、陳君、和民伏四個人躺在亭子里的稻草上，B君嫌稻草臭。一個人坐在亭子外。忽然，不知從那里出現了一個人，看樣子便知道不是好人，我們便在黑暗的亭子里注意着他的行動。他走近來坐在B君的身邊，B君問他是什麼人。他像很可憐的說是虹口做小生意，逃難到這里來的。B君再追問他的時候，說聲未完。那傢伙已動手搶，B君坐着的篋袋

子了。

「你動什麼！」B君喝了他一聲。我們四個人便應聲跳出來，一推把他推落棉田里，我們恐怕他有武器，便拖着民伏急走，一溜烟走了好遠，回過頭來看看，他也沒有追上來，我們鬆了一口氣，繼續便步走。

不久，到了一條公路，而且不時有一兩部汽車馳過。於是有人提議截車，請求載着我們走，但是車子只是隆隆地飛馳，理也不理，還是趕快走了吧。

趕了又趕。到了××鎮。我和麥君會在此受過兩個月軍訓，對於路途，自己也有點把握了，心里便覺得鬆了一點。

四 也不是好人

雨點越來越密，把我們的衣裳全都濕了，鞋子也裝着水，走起來吱吱地叫。而且有人受了涼，打起噴嚏來了。我們便想法子找個避雨的地方，剛剛路旁有一個小村莊，並且有一點燈火露出來，我們便摸進村莊去。原來這里的人家已逃光了，房子也被炸得七零八落，我們只得到那有火光的小屋去，希望找點暖意。當我們推開了那半掩的木門，一個不像農人的人靜靜地在那里煮南瓜，我們很客氣地叩問他：

「老百姓，我們可以進來避避雨嗎？」

他打量了我們一下，點點頭表示允許，我們便進去，他很悠閒地把鍋子裏的南瓜裝進小碗，自言自語的問我們：

「你們到那里去？」

「上海去。」陳君回答他。

「上海路遠了，這樣大的雨，在我這里避避，明天早上走吧？」

「不，我們一定要到上海去的，等雨停了我們就走。」

「也好，從這里到×××，再到上海好了。」

「他裝好了南瓜，轉身去找凳子，嘿！他的屁股旁邊的衣角里竟露出半截刺刀來，我們當時給這個印象嚇了一下，但我們立刻力持着鎮定，我想這也不是好人，我便追問他。

「老百姓，你是住在這里的嗎？」

他好像遲疑了一下，一字一頓的說：「我呀？我是從虹口逃出來的，……：幾天沒有飯吃，在田里找到一個南瓜……。」

哦！怎麼逃難的人有刺刀呢？越說越不對了。我便對同志們說：

「雨停了沒有？你們出去看看！」

他們會意了，我的意思都走拜屋外去，連那不會意的民保也拖在一道。他也似要發覺我們要走了，在這一刻那，他那險惡的面目便暴露了出來，有如電影中的科學怪人一樣，他立刻吹滅了火要來動手了。幸而我們走得快，在他吹火的時候，已急抓了簾袋子跳出門外了，我們和剛才脫險一樣的，拚命向公路飛奔，

幸而，公路上有我們的馬隊，他們大概是趕赴前方的，我們便跟着一道走，使那傢伙沒有機會下手，心里才安定了下來。

五 險些誤入火綫

過了×××××，我們和馬隊分了路，照原定的路綫望着×××××走。當時我們還沒有知道火綫也拉到了×××××，但是越走越不對，大砲彈似乎不時向我們這方面飛過來。

嘩………隆！

嘩………隆！

這聲音和我們在××前綫聽到的一樣，有點像敵人開過來的，但我們還是自慰的說；這是我們的。依然冒險前進。忽然，格格格………格格格………很清晰的機關槍聲也發作了。於是我們才判明火綫已離我們不遠了。

這時，一個橋樑上的哨兵向我們問口令，我們回答了之後，便上前去問他：

「同志，請問前面情況怎麼樣？」

他很鎮定地說：「火線已拉到×××來了。」

「那麼×××有沒有敵人？我們要到上海還可以通過嗎？」

「×××是我們的，還沒有敵人，不過你們頂好不要走×××。」替我們打算一下；「從這里直走，見了公路便轉灣，到了十字路口再找人問好了。」

最後，他還小心地叫我們要警戒漢奸和敵人的便衣隊，聽到槍聲便臥倒，我們道了謝，便向前進。我們的民伕聽到火線已經拉到×××，已怕得不敢來了，寧願走回頭路，於是我們也只得讓他回去，不過回頭路也多危險，不知他能否安全回去，直使我現在還担着心。

六 同是苦難中人

我們遣回了民伕，便懷着恐怖的心情趕我們的路。我們的衣裳已經幾度雨濕，加以嚴厲的夜寒，不禁使我們爲之戰慄。同時我們的腿踝也走得很酸痛了，但惡劣的環境不容我們在路上海多休息，只得拚着最後的氣力走。

那條荒草凄凄的公路，似乎是漫漫無盡的，走了又走都不見十字路口。在半途我們遇到

一對逃難的夫婦，挑着一家的衣物被服走，那可憐的矮小婦人，一路走，一路泣着，對我們訴苦：

「先生，苦煞了，兒子和娘炸死掉，只剩我們這兩個了！……！」

後來，她給那笨重的担子壓得不能走了，向我們哀求着幫忙，我們同是苦難中的人，無論如何不能忍心不理的，于是我替她挑着那担子走，讓他透一口氣。走了一里許，又遇到一堆逃難的人羣，坐在路邊喘息。他們原是和那可憐的夫婦一道逃的，我便把担子還給她，因為我們要趕路，不能和他們慢慢地捱。

終于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見了一部載重汽車停在那兒，我們便向那司機問路，他知道我們是同志，便叫我們到車上坐坐，等後面的車子來就載我們走。

我們的腿得到救星了。

七 到了大上海

一會兒後頭的車子來了，我們的車子便向前駛，冒着迎面的夜寒，馳過輕沙一般的掛樹上的濃霧，我們的濕衣給涼風吹乾，全身爲之一爽，緊張的心情也爲之鬆散了。

我們幾個夜行人，瑟縮地交談着路上遇到的人們，我們感激那患難相共相助的同志，我

們痛恨那些可殺的壞人和漢奸，更痛恨我們殘暴的敵人，你一句我一句，路上也不大寂寞。車子開足了馬力顛簸中終於到了大上海，似乎很生疎的路燈，疲倦地放着微弱的慘淡的光輝，一閃一閃地從我們頭頂馳，喧囂的都市已沉睡着了。但不知高枕安眠的市民們，會夢到郊外戰場上的弟兄們的辛勞否？

——許華·三十日深夜——

嘉興六日記

抗戰的氣燄既已燃遍了整個中國，祇要是中國的土地，在事實上，所謂後方是與前方完全一樣。

當我的腳步踏過禾城（嘉興）的時候，第一眼給我看到的，就是一排被敵機炸毀了的房屋，正是雨天，那些折斷的柱棧，懸空突出，一陣斜風，一陣急雨，發出剝啄的摩擦聲和淅瀝的滴水聲，有如在嘆息，又如在啜泣。路邊坍塌了殘磚碎瓦，不消說，在遺底下，又埋葬了多少條生命！

禾城似乎是多水多雨的地方，我到那裏就遇着下雨，接連四五天，雨並不大，祇是濛濛

的細雨，這正合乎一個幽美的稱呼，所謂「煙雨之地」；在過去，憑了它留住了旅行者的興味，總會在這裏勾留一些時候。自從抗戰以後，原有的情狀就走了樣，就是平日生涯很盛的船娘，現在爲霧湖裏却是反常的寂寞，祇有三兩隻游艇，閑散地泊在湖邊。禾城本來是個原料交易的市場，主要的產物は絲和米，貧瘠湖裏的游客，也是商人佔多數，抗戰一開始，到此採辦貨物的商人，日漸減少，於是這些沾點買辦餘潤的船娘，祇得擦去脂粉，露了憔悴的臉兒，走上了埭地；往時湖上那種行人的歡笑和歌聲，現已完全消失在淒涼烟雨之中了。

使人詫異的，也似乎是必然的，就是「雨前」和「雨後」的禾城顯出了兩個世界。論理，應該是天晴市面好，但因爲敵機不斷的侵襲，當太陽照落街道的時候，常有不少的商店僅是開一扇窄門，閑著的夥計們，有的沒精打彩地注視着過路人寂寞的影子，有的在仰望遼遠的天空。可是一到雨天，他們就像是補回日來的空閑，格外感到忙碌。街道上的行人差不多是一手拿著雨具，一手提着充分購置的日用品。這些人大半是由近鄉趕來的，他們知道下雨天進城是安全得多。這裏（包括四鄉）的商情還相當穩定，平時每月二萬元的營業稅，目前不過減低了百分之二十。其中是烟酒糖果一類的消耗品的稅收與戰前相差很遠，典當和則絲毫未減，這是證明了貧窮的照樣以典質度日，而富有的，連消遣歲月的烟酒糖果也在那裏

持節了。這固然是好現象，祇可惜還是爲自己打算，對於認購救國公債却是敷衍躊躇。

城裏有若干比較富有的人家，他們對生命格外愛惜，多數避到鄉間去了，人數可不少，據粗粗的統計，有二三萬之多。但他們似又留戀着城市的安舒，時常差人到城裏打聽上海的消息。他們似以爲禾城不安的原因，完全因爲上海戰爭來的，而未曾想到，這是全面抗戰。任何一塊地方都有成爲焦土的可能，他們對於這次抗戰的意義似缺認識，與其說逃避是他們的一種敏感，倒不如說由於「富有」的累贅，而畫出了他們的醜態的蠢態。現在惟有「毀家紓難」，才能換得我們永遠安全的生存，否則「難」是永無法「避」掉的。

若以禾城四十萬人口爲比例，這種自私苟安的心理究是極少數人的傾向，大多數都能扭負起本分上的責任。最顯明的事實，便是「防護隊」和「義勇警察隊」的組織，不論是日日夜夜，他們定能準時站到自己的崗位上去，那黃色和黑色的武裝裹着結實的身體，背着新式的槍枝和閃爍的刺刀，時常在深巷中梭巡，他們對於分派着的事，總是忠心盡職的，由於他們有這種服務社會的精神，此後，這裏後方的防務，是可以純由他們去擔當了。這兩種部隊的隊員，都是城裏的青年市民，他們完全出於自願而且自動的，並沒有得到官方的津貼，要是各地都能如此，那麼國家的實力將增強幾百千倍，原有的軍隊可以毋須顧慮後方的防務了。

禾城有XX多名在鄉的壯丁，這些青年農民服務的精神並不下於市民。有一天，記者親自去鄉間看看他們的工作，那時氣候很冷，必須穿羊毛衫才能保持體溫，可是他們還是單衣，雨水濕透了全身，但他們從沒有說過一句怨言。他們只化了有限的時間，很快就快要完工。那時等在旁邊的，有一個送飯的老農，他說：現在的官兵都很好，先前的官兵好的少，壞的多。這話正可以代表一般農民的心理，也可以看出農民過去的隱痛。在他們心裏，祇要不擾攘他們的田園，官長是可以親近的，至於供獻人力和物力，他們原是非常甘心的。如果能夠給他們更深一層的軍事訓練和政治訓練，使他們清楚地知道怎樣打敵人，我敢相信，這種潛伏在中國豐沃的疆土上的這種浩大的勢力，將必至成爲一支十分強悍的游擊戰爭中的生力軍。

祇是，有若干細小的地方頗使我們遺憾，在一個鎮上，有個保長私自受了一家幾百塊錢的賄，就去另行抽調別人的壯丁。有時，他假公濟私，一家有三四個壯丁的他抽，斥去抽只有一個或兩個壯丁的人家。因爲他在鎮上相當有勢力，農民們只能偷偷在背後說：「我們知道有了國才能有家，但是辦法要公平，有錢的不要放掉……」

在XX，有個保長除了剋扣壯丁們應得的工資外，還時向他們勒索，勒索不遂，就有

這幾個事實証明了過去保甲制度有多少的缺陷，希望能在不久的將來把它克服過來。

這裏有抗敵後援會的組織，工作人員都很熱心，辦事也非常認真，對於勸募救國公債，勸捐棉背心等宣傳不遺餘力，尤其是附設的戰時服務團，常常不分晝夜地去慰問並照料過境的傷兵，同時爲了加強自己的修養和增進工作的能力，在訓練班裏還刻苦地自己學習。

聽說最近先後接到了民廳四個由上面頒布的關於民衆救亡團體的組織方案，雖然在原則上沒有什麼差別，但是對於各部門的名稱却略有不同，以致一時不能決定遵照那一個方案辦理。就個人的意見，在民族抗戰英勇地展開的目前，政令最好是統一，我們祇需要在實際工作上能够有很好的表現，而不必斤斤於名字上的考求，固然組織的健全與否能够影響到工作的效能，但那還是在於工作者本身的認識與工作的態度來決定的。

在短短的勾留期中，從各方面調查得來，知道工作者是的確非常努力，可是還不够十分深入，工作還不够十分緊張。記得有一個事實，因爲預防敵機投擲燒夷彈，曾以相當代價購置了好幾担細沙，預備分配到各處去，作爲撲火之用的，可是沙購到後就一直擱置了很久，無人顧問！

曾和來此視察的×××××特派員談起了一些救亡團體的觀感，他很直率地說：「空言多，計劃多，而做事少，主持的地方往往成爲衙門，而主持者往往祇知道做官，以致民衆組織異常鬆懈，民衆認識異常低淺，這全是因爲工作不夠刻苦，宣傳不夠深入。」這是多麼值得我們記取，值得我們反省的話哪！

一天晚上在民教館禮堂看×××軍戰地服務隊公演的戲，當演到「八一三之夜」中受傷歸家的一段，發現坐在我旁邊的一個觀衆隨着劇中人的悲傷而在暗泣了，再是「打漢奸」的場面，所有觀衆都怨恨地一致喊出了：「打倒漢奸！」這個例子正可以說明宣傳的力量，戲劇雖是一種有力的武器。但祇要宣傳的內容爲民衆所要求，或是接觸到他們的生活，任何種宣傳都能得到效果的。有一次，我看到一個學生，跑到一家商店去，發了一張傳單，說一聲，「你們要買救國公債」就走了，像這樣的宣傳方法，誰會相信它能够收到效果！就是標語和口號，現在也該不被認爲是主要的宣傳工具了！

民衆對於抗戰的情緒的參差，這是不能否認的，記不清是那日，在鄉下，遇到一個賣香瓜子的老婦人，偶然談起抗日的事，她說「自從東洋人來打仗以後，我的生意也就大大清淡了，我是靠這過活的，我恨東洋人！如果看到他們，我就也咬也要咬他們一口！」她的乾澀

的嘴，那麼有力的緊閉一下，雖是「切齒」到極點，但當我發覺她的牙都已殘缺的時候，更使我深深地感動了！

又有一回，在某鄉鎮，聽到是一個什麼會長的老年人在跟幾個學生講話，我聽到他的結論：「希望今後，你們不必讀別的書，祇要大家專心造槍砲，去把敵人打退了再說。」雖然他的唯武器論，頗有商酌的餘地，但是他的抗戰的目標却已經看得清清楚楚。

光是這兩個老者，已使我們興奮，他們到了幾年，他們的血液還能這樣奔騰，何況其他壯年人和青年人？這，我們不能不感謝敵人的賜與，由他把抗日的種子分散到了人間。

目前迫切需要注意的問題是如何把這些種子好好地培養起來。也就是對民衆的組織，和民衆的教育。對於民衆的組織，我們不妨通過原有的機構而把它的工作加緊起來。然而很可遺憾的是這裏擁有一二千會員的教育會既沒有什麼行動，婦女會祇有寥寥七八十個會員，雖曾一度出動勸募得五六百塊錢慰勞金，開辦過職工婦女班，訓練過船娘和女招待，但因負責者職務羈身和其他原因，到現在還沒有新的開展。漁會雖也有近二千會員，然而到現在還沒有被編制過，施行過教育。還有值得一提的：禾城的男女工人，雖有四千以上，可是自始至終就沒有個組織。

對於民衆教育的工作，責任是在一般知識青年身上的，這裏共有六個中等的學校，四個男的，兩個女的，計算起來，人數可並不少。此外是所有城鄉小學的小學教師以及許多許多休學後閉居家中的青年，假使把他們統統動員了，我敢相信推動力是非常浩大的，對於救亡運動可以迅速而且無限展開。聽說以後每兩星期，他們預備聯合舉行大規模的宣傳，敬希望這個計劃早日實現！可惋惜的是，禾城智識份子的精神的糧食是十分貧乏的，跑遍每一家書店，竟找不出幾本新版的書，社會科學的書可說是絕無僅有，就是一般青年人所喜歡的文藝小說或是雜誌也是少得可憐。滿眼是一折八扣的標點書，出乎我意外的，和上海那樣接近的城市，會有這樣的情形，這表現出了讀者購買力薄弱？還是書商不會迎合讀者的心理？深究這兩個理由似都不大充分。由此，可見這裏青年精神生活的一斑，也就可以測度到他們的文
化水準。

正是，禾城似乎烟雨多；一面能看到開明，一面能看到閉塞；但願此次抗戰或能影響他們！從另一角度看，這裏的民衆對於抗戰已發生某一程度的反應，就是生活漸次檢點。

據法院的統計，刑事已自二〇起減至四十起，此中多數是在車站碼頭發生的竊盜案，這也許是戰時特有的現象，平日最感繁盛的風化案，是幾乎沒有了。民事亦已經絕跡，監獄

中四百多個犯人，被保釋以後，祇剩了四十，現在法院僅存廳長、首席檢察官、推事、主任書記等人，其餘都留職停薪。

最可樂觀的是，開征糧賦十分得手，不過兩個月，已征收到了二十五萬元，比往年超出了六倍。在這個數目上，我們知道今年是豐收的，似乎不但是稻米，蠶絲方面也相當的好，早在七月，浙蠶種場的蠶種已被定了九萬張去——那是秋蠶——雖然，戰事爆發了，但他們並不因此惶恐，未見退回一張，結果秋季出產了七千斤担新繭，本來由統制委員會十足付現收買的，因為現在要欠三成，於是農民多數在家裏自己製造着土絲來了。

這裏有四家絲廠，每廠每日平均可出十五担絲，戰事發生後，工廠停工，工人都被遣送還鄉，現在一方面接到政府的命令，一方面洋行常來催貨，急於想復工，但工人全已還鄉，他們都是外鄉人，以致不能立即復工。在這些地方，我們知道中國實業家的眼光淺，沒有能力把握營業在時局變化中的妥善的運用，祇以本身的利益為轉移，一時間的損失固然對他們不會感到什麼，但這三四千女工因此散失他方，陷於失業的苦境中。設有在事先想個較妥善的辦法，留出一個餘地，神經過敏地預感着戰爭來到的威脅，任意把廠門關之大吉，待到有復工必要的時候，這才覺得種種的煩惱，這不僅是個人的損失，同時是國家的損失，因為此

地的原料銷售的主要對象，是美法兩國，這樣一來，直接於國民經濟很大的影響。現在全城工廠的烟囪，靜靜地高昂在空中，可是已看不到往日怒放的叢煙了。

禾城本來是清靜的，尤其在發出警報以後，特別使人感到清靜；這點我可要欽佩這裏，居民鎮定的功夫。對於空防佈置得很週密，因此敵機來此不敢如何放肆，雖然來得很緊，總是高高的飛在雲間，自從幾處被炸後，都起了戒心，家家築起防空壕來。有一天，竟警報了二十次以上，記者適在途中，被一家接待，避進防空壕去，壕很堅固，分上下兩層，看他們毫不感着空襲的恐怖，反都談笑自若。

當我作這篇通訊時，幾乎每間十五分鐘，就得擱筆一次，時被時斷，常將思緒隔散，推開窗門，向外望去，禾城已全浸在黑暗中，祇能聽見屋後的那條古老的運河，緩緩的流水。

——羅平——

轟炸後的嘉興

記者上次由杭州出發赴浦東上海一帶視察的時候，是十月十二夜，那正是杭州車站被炸之前夜，車站還是很完美，昨夜適為匝月，記者又由這車站出發，幾何時，這裏已成一片

瓦礫場，令人不勝感慨。

車於夜色倉茫中前進，車中旅客，尙覺鎮靜，惟車行甚緩，夜半始達嘉興，嘉興車站亦已非復舊觀，前次過嘉興時，車站祇有月台和天棚一部受損，而車站則仍矗立無恙，此次到此，車站全成焦土，僅剩一水塔而已。

城內景象也大不同，前次到嘉興也是這時候，那時還有街燈，旅館吃食店以及雜貨烟紙店還有夜市，雖然戒嚴，但是街上還有黃包車，還有行人，這一切現在都變了，那沒有了，所謂「死城」，也許不是適當的形容詞吧，這令夜行者感覺到恐怖，假若嘉興不是一個舊遊地，假若沒有朋友寄宿處，那可真糟，也許要長夜做着門外客。

好容易，記者找到了我所要找的地方，他們却還沒有睡，似乎在等些什麼，也倒在忙些什麼事，朋友們看了我到了，都很詫然。

我告訴了我的來意和還要到平湖和乍浦去觀察的計劃，可是因為交通上的艱困，一個普通人是不容易達到目的的，終於聽從了朋友們的勸告，決定當晚離開嘉興。

離開車尚有二小時，到此既屬不易，就乘着這短短的時間，到外面去看看，在嘉興作得最慘的地方，除了車站外，要算是天主堂，所以我拉了一位朋友先到天主堂去觀察，這天主

堂，前次記者過嘉興時曾經路過，地點是在嘉興中山紀念堂附近，一所很高大很富麗的羅馬式的建築，一個禮堂可以容千多人，禮堂前有二磚砌高柱，聳挿天空，上懸兩大幅意大利國旗，人們以爲這是嘉興的一個較安全的地方了，不知八號那天，敵機竟不顧一切，在這天主堂的上空瘋狂轟炸，投彈竟至十餘枚之多，天主堂僅剩了一個禮堂和那兩個支着意大利國旗的高柱，其餘一切建築都毀了。堂的右側就是靠中山紀念堂的大廣場的一面，有一個收容嘉興孤兒的仁愛堂，也被轟炸了，有七十多個孤兒都慘死在敵人炸彈之下，聽說還有一個法籍神父也被炸死了，又聽說這些孤兒都躲在防空壕裏，因爲敵人將防空壕的門炸壞，這些孤兒大多是活活地埋在壕裏悶死的，這位神父也與這七十多個孤兒同歸於盡。還有一個插了紅十字旗的醫院也同被毀了，死傷多人。由此我們更足證明敵機唯一能事，就在屠殺平民，轟炸慈善機關，而轟炸紅十字會轟炸第三國旗下之人民，也似乎是敵機的唯一國際信義，這七十多個孤兒的慘死，將是敵人在世界文明史上永遠擦不去的污點吧。

禾城最熱鬧的北大街，也被光顧了四五個炸彈，高大的三層樓洋房，毀了很多間，聽說商店撥了不少。

縣政府的前進，亦已炸成焦土，跨過運河的百里橋，也被摧毀，甚至僻巷茅房也著了炸

了。這證明敵機轟炸嘉興已是毫無目標地亂炸了。

電燈廠被毀，還是前天的事，自前夜起，嘉興已經是沒有電燈的黑暗世界。

在嘉興還聽了平湖一點消息，這是比嘉興還慘的消息，敵機在平湖，在五六七三天之內投了三四百枚炸彈，死了一兩千人，房屋燒了兩三天，往昔「金平湖」現在已是「瓦平湖」了，言之慘然！

——劉子潤——

幾個重要問題

中日全面戰爭之局展開後，北方的戰區包括了四省以上。東戰場呢，僅僅江蘇一隅，而且也只有寶山、嘉定、太倉及上海市之一部。雖然現代的戰爭，因為空軍的進步，沒有前後方的分別，但是實際上感覺最迫切的還是前方來得厲害。假如平時真有組織的講話，戰時尙可應付裕如，可是平時侈談高論，到戰時倒真有點手忙腳亂了。當我最初到達戰地的時候，就聽見一般人對於戰事各項問題的注意，尙以爲未免懸懸過慮。近來經過各處的調查，實在覺得有好幾項問題應當特別注意。

先說救護傷兵。本來担架及運轎一層，各團陸軍都有一個簡單的組織。就是我們軍隊也有一個担架隊，可是因這次戰爭的猛烈，死傷的員額，不是一個小小的數字，原來的担架隊就有點忙不過來。至於傷兵從火線抬下來運到了後方醫院的問題，就根本沒有想到。上海戰事發生後，因為上海各界的努力成立了許多的救護團體及傷兵醫院，從事於救護工作，但是因為組織欠健全，有的固然努力從公，有的也多少含有出風頭的性質。還有救護車的缺乏，也使工作受到相當的影響。就拿弘明法師領導的僧侶救護隊來說，自從八一三抗戰以來，他領導着數十名僧侶，分隊救護，由他們救到後方來的傷兵，真不知有多少。冒着敵人的砲火飛機在前線工作，雖然他們隊員受傷的不少，汽車夫也殉職了一名，但他們仍然繼續不懈的工作。絕不因受了危險而退却。這種精神，真值得令人佩服，但是他們因為車輛太缺乏，工作方面也不免有點缺憾，假如再有五輛車，那就他們現有的組織，定能够盡更大的責任。其餘各救護隊，大致也有這樣的情形。最困難的，還是從野戰醫院經後方運送的事。現在前方救護傷兵，大致分兩路，一路由上海出發，到前方運送傷兵回上海，這方面比較安全一點，一切大致都不成問題。另一路由××出發，經過太倉、嘉定等處，往前方救護，因為路程太遠，每天晚上只能來往兩次。可是傷兵運到××以後，該處只有二個醫院，床位不多，收

容有限。每天到那裏的，數目實在不少，而且天天源源而來。假如不往後方送，每堆積那在裏，不但困難叢生，而且也相當危險。敵人的飛機，每天到××縣炸，而且素來不講人道，不管你醫院也好，難民收容所也好，還是同等待遇，一律轟炸。假如每天留幾百傷兵在那裏就沒人敢担保安全了。現在假如組織一隊輸送隊，有三至五輛卡車，每天將前方運回在××醫院包紮後的傷兵，一律運往××，再由××送到後方，從人道責任方面來說，實在是刻不容緩的問題。

至於傷兵醫院，在上海的因為人力物力的充足，都相當不錯，至於戰區裏的就難說了。在太倉及嘉定都沒有傷兵醫院，在××只有兩所，一所是上海紅十字會主辦的第一傷兵醫院，在八一三戰事發生那天，就成立了。在那裏服務的醫生及看護都是東南醫學院的同事，院長是姚瑟若先生，也是因為經費及地址的關係，無法擴充，收容的數額，太有限，而且物質方面也太缺乏。一方面固然是運輸困難，一方面來源也有限，上海方面不是買不出，而是不買來。現在冬天快到，天氣是相當的冷了，但是棉衣棉被，還都沒有。因為這個醫院的重要，總是前方到後方的惟一交通點，傷兵來得太多，假如等運到蘇州再給治療，能活的人，就沒有幾個。聽說上海紅十字會方面，已認該院地位的重要，也正在積極設法，同時更希

望社會各方面人士也給予相當的幫助。

現在××還有一所××××主辦的第二十九臨時醫院，照編制表有五百床位，在×裏領的是五百床位的經費。到××因為地址關係，能容五百床位的地方實在沒有，所以他只預備了二百五十床位的地方。但是真能容納二百五十位，到也不無小補，可是實際情形並不然，後來經當地長官知道了，在前幾天，勒令收容，現在情形也稍好一點，但是還希望不是敷衍才對。

記得德名將魯頌道夫將軍在全民族戰爭論上說：「全僞性戰爭於開戰之始，應將全部國民力量，由於訓練有素，武器精良與夫組織完善之軍隊集合而成者，交於最高統帥部，聽其指揮調度，而萬不可有多數事項留待開戰後方補救。」這段文裏包括三項：一是民衆訓練，二是武器製造，三是軍隊訓練。關於武器製造及軍隊訓練，我們不應當批評；單就民衆訓練來說，開戰後方補救的問題太多了。我國的民衆訓練，雖然實行已有兩年，但是只能說是才萌芽，還沒有上軌道。江蘇省雖然努力一點，距水準還相差得太遠。平時的訓練，有的固然認真，有的也未免是敷衍塞責。單拿壯丁訓練來說，報告上總是講多少萬，但是現在召集起來，能夠達到報告上的三成，就算成績優良。這也許是戰區各界民衆逃亡過多所致，但我想

也不能相差如此之遠。固然我們需要壯丁，並不是希望他們上前線，而是在後方工作，與軍事行動一體，予軍隊以援助。但是戰區各縣殘留的民衆，於軍隊的援助，並不相當熱烈。有人說：還不如北伐的情形，這也未免言之過甚。須知在對外戰爭下，民衆的情緒，只有較革命時好，而不會較革命時壞的。北伐時之所以好，那是訓練得宜，現在之所以壞，那是訓練不適當，組織不得宜，平時太注意皮毛了。現在戰區有幾項要務就得由民衆去做，第一是修路，各處公路壞得不成話，天晴還好，下雨就寸步難行，平時修路由公路局負責，可是他們的修路隊太少，忙不過來。假如民衆有組織的話，甚麼地方壞了，當天民衆就會立刻修復，其便利於軍事方面實在太大。第二是建築工事，邊軍單靠軍隊還不行，非得民衆動員不可。第三是漢奸，戰事發生後，漢奸殊爲活躍，推其原因，一方面是國民教育不發達，一方面還是民衆組織力不夠。其次還有運輸問題，江南各地河浜縱橫，農民每家都有一隻小船，其最大用途在運輸糧食至城市出售，用的時間很少，假如能夠將這些小船集中一部，交給軍隊應用，以補鐵道汽車之不足，其效力也相當的不淺。可是因爲平時訓練太差，宣傳力量不夠，叫他甘心樂意的拿出來，也相當感覺困難。這些問題，平時都沒解決，現在只好急來抱佛腳了。前方各部隊對這問題，都感覺到相當重要，紛紛組織戰地服務團來補救，但是恐怕也來

不及，或者力量淺薄，只能做到一部分。還希望政府——尤其是縣當局，能够切實負責點責任才好。

目前戰區的農村，還有一點隱患，也是值得研究的。今年各地農田，都很豐收，太嘉兩縣則以棉爲大宗，太倉一縣，每年棉產就有八十萬担左右，嘉定方面詳細數目，雖不知道，但也不在少數。崑山則全產米穀，其運銷全靠上海，現在根本去不了，就是要出境，也得民食調劑會的許可。不出境，不但買不掉，而且也吃不了，這剩餘的糧食及棉花，究應如何處置，到現在沒有看見政府有辦法宣示。假如長此下去，農民經濟，一定破產，何能談到長期抗戰。

至於接近戰線的棉田及稻田，秋收雖到，但農民實在無法前往收割，只好聽其生長田內，如該項地帶，一旦落在敵人之手，不但農民損失重，而且敵人還可得一票異外收穫。如瀏河一帶的棉田及稻田，農人冒險進去收割，敵人不勝歡迎。可是收割完了他却滿載而去，並把農民完全殺掉。這種情形，在瀏河已屢見不鮮了。前線部隊裏的服務團，對這問題，也想做一點工作，可是事實上太困難，那只好看努力如何了。

——高公·十月二十六日——

我們在火線上

在一個狂風暴雨的午後，得着××師代表梁君的通知後，我們——上海市女學生救亡服務團——八個代表便出發到前線去了！

兩點鐘的時候，汽車已開行了！梁君的精神，始終是異常興奮，態度始終是異常沉着。他很感激我們冒着這樣的暴風雨，到前線去慰勞他們的健兒，但是我們都說：「這是我們後方民衆應盡的責任！」

車中除梁君和 車的嚴阿二外，祇有我們八個代表，和大批的慰勞品，很湊巧的，我們八個伙伴的母校，一個個都被敵人的炮火炸燬了！——陳君的同濟，李君的暨南，劉君和吳君的特志，王君和安君同復旦，黃君的商榷專校，和筆者的滬江。

三點鐘光景，車子已開入華界，一路上經我車不斷的震盪後，便向××前線開去。外面風雨聲和斷續的炮聲，接連地送入我們的耳鼓，從車上的空隙窺去，我們忠勇的弟兄們，還在風雨中，大踏步開往前線去。

經過兩點多鐘的路程，我們終於到了××地方，下車後，再步行二十餘分鐘的羊腸小道

我們才到了目的地——××軍××師部。這時，雨已停止，但風還在猛烈的呼嘯，它和近在耳邊的步伐聲，機關槍聲，迫擊炮聲，正奏着自然的交響樂。

經過梁君懇切的介紹後，我們才知道站在我們面前的，便是經過一個多月苦戰，始終未退的××師長官，他祇有三十歲的样子，瘦長的個子，英勇的姿態，誠懇的態度，一切像他是一個久經沙場的將官。

他一手掛閱公文，一手接聽電話，同時更要傳發命令，忙碌的情形，誠非筆墨所能形容。據說他每天工作至少須十八小時，但他的精神，敵異常振奮，一些也沒有勞倦的樣子！

在地室中，他滔滔地講述三十多天來抗戰的經過和所得的感想。他認為最可痛心的，莫如漢奸的橫行，而最覺快慰的，確是健兒們一致的視死如歸的精神。前者足以亡國而有餘，後者實是復興中國的泉源。

——這次敵軍利用漢奸的伎倆，較之一二八時更為惡毒，甚至無知的老婦和小孩，也被收買，四出活動，以致我們每天的飲水，也須加以特別審慎，因為無論井水或河水，有的已被放過毒藥，每次敵來，漢奸便立刻發出各種信號，以致我軍工事，頗受影響。現在全村餘留的難民日少，我們自實行堅壁清野的辦法後，漢奸多已絕跡，一星期前所捕獲的首領——

一個個五整裏的老學究，已被解決，沿途的也被處極刑，前線被捕的漢奸竟達六十多名，而爲人師表的學究，竟也在漢奸之列，這是使我們萬分痛心的！

——這次我軍抗戰的精神，遠勝一二八那次的戰爭，這是很可告慰給全國民衆的。例如最近我們的傷兵，有十分之八九，都不願到後方去醫治，有的已負傷三日，還在 frontline 抗戰，不肯退却。全體士兵，聽到衝鋒前進的命令，都極感快活，如叫他們調防時，則都表示不願。某次有一個十八歲的哨兵，在前線殺了十三個敵軍還能安然歸來，一個傷愈重上戰場的排長，在半小時內衝入敵軍的陣營，達五次之多。某夜我們的敢死隊三十八人，向敵營衝鋒時，個個以一當百，奮勇向前，結果雖全體殉國，但敵軍被戮者，竟達五百餘人，我軍因而奪獲坦克車十六輛，機關槍六十餘挺，軍用品三百箱，防毒面具二百多個，這種視死如歸的精神，誠足泣鬼神，動天地，值得在抗戰史上，大書而特書的！

——相反的，日本軍人幾無一不怕死，某次我軍生擒五十多個俘虜，他們每見我們長官時，便叩頭如搗蒜，連頭也不敢抬起來。有很多正規軍隊，聽見我們優待他們的俘虜，便認爲是一個救生的好機會，常常半夜裏偷偷跑過來求救於我軍。總之，敵人怕死的現象，隨處都可發現，他們的什麼大和魂，什麼武士道，現在已不知到那兒去了。

他越說越覺興奮，最後他帶誠懇的對我們道：

——我們知道目前的抗戰，所需要的民衆的力量，比軍事力量還大，你們是上海市大學生的代表，熱望你們能喚醒全中國的知識階級，迅速起來領導民衆，從事抗戰，因為祇有發動廣大的民衆力量，和軍事力量，打成一片，才能迅速地完成抗敵救亡的偉大任務！

最後，他希望我們轉告全上海的大衆：（一）隨時隨地留意漢奸，以全力去撲滅漢奸。

（二）儘量組織戰地服務團，因為現在前方，是異常需要大衆去服務。（三）多多組織掩埋隊，免致戰區發生傳染病，釀成軍隊衛生的嚴重問題。（四）我軍現正需要大批保安裝，棉背心，卡車機器腳踏車，麻袋，電筒，望遠鏡，和大餅，饅頭等。

近五點鐘的時分，我們才辭別出來，和××副官向火錢進發，一路上呈現在我們眼前的是被敵人炸燬了的房屋，被燒過的汽車，腐爛的屍首，殘缺不全的四肢，和頭顱，滿地都是殘碎的槍砲子彈，和一個個被炸彈轟炸的大窟，此外便是一片一片瓦礫場和荒蕪的原野。

在斜風細雨中，我們又繼續前進一里路的光景，槍炮聲較前更密了！「迫迫迫」「嘩嘩喇」，和「轟隆隆」的宏大的聲音，震動得每個人們的血液沸騰起來。

在每個戰壕裏，我們看到每個健兒們的精神非常振奮，一些也看不出倦怠的樣子，他們

都磨拳擦掌，預備立即能躍出戰壕，衝到敵營裏去！一個不到二十歲的勇士，正在把子彈裝進機關槍裏去，看見我們這時已匍匐而行，不禁微笑起來，但半句鐘後，我們回到那兒時，他已被敵人的槍彈打中要害而異命在褻裏了！啊！偉大的勇士！偉大的微笑！我永恆也不能忘懷的微笑！

我們在火綫上半點多鐘，祇見一堆一堆的濃烟烈火，四處亂散，密集的火光，充滿着整個的大空，子彈不斷地在耳邊掠過，在地壕裏聽空中的槍聲，另有一種奇異的感覺，那焦木和硝磺的氣味，到處都嗅着，無論是長空和原野，一切都充滿着淒涼的情調。

夜幕已漸漸罩下，週遭更充滿死寂的空氣，縱然這時還有斷續的哨兵的槍聲，傳進我們的耳鼓。據××副官告知，現在前線已全趨平靜了！因為（一）自我軍退入第一道防線後，敵人正待援軍到來，才敢合力攻擊。（二）今天狂風暴雨，氣壓太低，飛機已不能出來轟炸了！

六點鐘光景，我們才循原路歸來，在一條小河中，發現了四五十具的浮屍，河水已完全變成赤色，村邊更有一百多個殉難的難民，聽說都是在昨天被日機炸死的！

——啊！這人類的魔鬼！這狠毒的日本帝國主義者！終有一天你將被我們摧毀的！終有

一天，將和你清算這筆血債的！

在歸途上，風在呼嘯，雨在高歌，大地好像也在咆哮，遠遠還能聽到祖國的兒女們在臨空狂囑：

——怒吼罷！中國！

——張 靜——

浦 江 行

淒風苦雨中的變十節，我正被困在家裏，章君打了一個電話：「要不要到楊樹浦去，上午十點鐘我們公司里的一艘小火輪要開向那邊的。」

接到了這個電話以後，我簡直忘形地鼓舞起來；當然，我不會錯過這個機會，完全答應章君的好意了。

我先到瀟密爾登大廈，章君他們已經預備出發了，半小時以後，我們就到了銅人碼頭，在雨中我又重臨黃浦灘碼頭了。黃浦江上今天是例外地感到岑寂，既沒有八二三帶帆船相接的熱鬧，即使是兩個月來我們的浦東陣地跟敵艦炮火的互擊，今天也完全聽不到。

在小火輪的梢尾泛起了白沫，一陣驟雨更瘋狂的襲擊我們，這時候我內心交織着興奮與恐怖的兩重奏。今天可以深入敵軍的陣地，這使我引為快慰的，可是這次的來去終不免帶着危險性，我就存着怯弱的下意識了。

突然接觸到我們那艘小火輪的船梢，翻動着船旗，在我的胸里不免浮動不快的感覺，我的臉上好像有着羞恥的表情了。

船在我許多心理的交織中駛近外白渡橋，一艘艘灰色的巨獸就像小擺設樣的平鋪在我們目前了。首先接觸的，是我們友邦英美的兵艦，旗桿上扯起我們的國旗，在斜風雨中那裏自然的飄動着，象徵着我們這一次爲着國旗自由堅苦卓絕的抗戰。

這使我記起今天是我们們的國慶日。二十六年前先烈的碧血締造了今日的大中華民國，所以今天在友邦的兵艦上也懸掛了我們光明燦爛的國旗，來表示慶祝。

我向那幾艘友邦的艦隊報了注目的眼波後，在這次行程中，以後就看到綿亘不絕地散佈在我們領海的敵艦。船梢上飄着黯淡的旭日旗，甲板上時常有疏落的矮兵在瞭望走動，雖然牠也給我一重威脅，可是種壓在我腳口的憤懣也很自然的噴射着的。這就是特爲侵略我們的武器，牠殘殺了我們英勇的鬥士，也吞落了我們非武裝的民衆，破壞我們大上海的建設計

劃，也把我們的腳比的市房化成平地。

正在我的瞳孔里着火軍的時候，章君走來告訴我：「你不要做把眼睛釘着岸上，那個美國人通知我，這是太危險了，請你走到我們這一間去。」

我正是有着無限的悲憤，找不到發洩時，竟綿羊一樣地聽從章君的話了。

這時候秋風斜雨來得更緊，在雨中的浦江望到岸上更是一片模糊，靜聽着引擎的發動聲外，我後悔着這一次無代價的旅行。

在秒針的延續下終於到了楊樹浦，我初聽着上岸後可以多接觸一些事物，可是我尤似禁閉在一層高建築物中，讓章君跟他的同事們料理公事，我偷偷的向章君說：「可以到馬路上去」嗎？可是那個美國人好像聽得懂我的中國話似地；給我一個狼尷尬的臉孔，我也意會到這事件的嚴重性了。

除了在窗口上偶然望到幾個敵方的哨兵，或者有時候整隊敵軍非過時的步伐聲外，並沒有例外地接觸我理想中楊樹浦的景色。祇是有一次我在窗口上偷瞧一個日本哨兵時，他也很注意的跑到窗口對我望了望，我祇得把我的態度裝得更鎮靜而外，也就走向他在窗口上視線接觸不到的角落去了。

只有二小時，我們就離開楊樹浦了，否則我也會被這種惡劣空氣塞住的。在歸途上，仍舊像來時的困坐在船上，靜聽着引擎的發動聲外，我更後悔這一次無聊的旅行。

也不知在什麼時候帶駛進蘆山碼頭了，那個美國人的嘴吧向章君噉了噉，跟着他的方向，我們看到雨霧中，蘆山碼頭的周遭泊着好幾艘敵方的運輸艦，很多的馬匹載着重兵器彈械向前面推進。

從銅人碼頭回到家裏不久，聽到又有猛烈的砲擊聲，從兩個月的經驗中，我辨明這又是我們浦東陣地跟敵艦上的互轟，我好像爲已離開浦江表示慶幸，同時就想以文字來記錄這一次無代價的旅行。

——焦 士——

沒了家的人們

上海戰事起始後，我會接連在三個難民收容所裏担任過輔導工作，每天平均有八小時以上，是和難民們處在一起的。這一大夥子人，都是從江灣、閘北、虹口、寶山、吳淞、羅店等處火線中逃出來的，他們的家，都給獸性的日本兵毀壞了；他們的父母妻子兒女，有些給

日本兵及浪人殺去，有些是在逃難的時候衝散了；有的難民在逃出時所帶的衣服銀錢等，也給強盜似的日兵搶奪掉。他們原都是善良的，安分的同胞，過去都有着一個骨肉團聚的溫暖的家，而現在則是家破人亡且一無所有，一切的生活需要都要靠別人來救助了。

只剩下了兩個

「先生，你還認得我嗎？」

我剛到第一〇八收容所的那天，在點名時，一個老頭兒輕輕地這麼對我說。

我朝他臉上端詳了好一會，實在已不能記起他是誰了，我對他搖搖頭。

「侯家宅十七號的……」

他提到了侯家宅，我就猛然想起了。從我們校裏出來一直走，不多遠便是侯家宅，那是個小小的村莊，居民都是務農的和小販之類。去年冬天，我當和幾個朋友在吃過午飯以後休息的時間上那兒去散步，十七號的門前是一片廣場，每天在那個時候，總有好些人搬了小竹凳和長凳等坐在場上，婦人們總是手裏編結着絨靴物一面隨便的談天；小孩們來去的追逐玩耍；一些工作完畢了的男人則是一根旱煙一壺茶，幽閒地架起了腿，在享受這一刻兒清福。

因為常在那兒散步，與他們熟了，漸漸講起話來。這個老頭兒，是十七號的主人，他曾

跟我談過兩三次話，然而從前人是那麼胖，臉是那麼豐潤，現在則那麼的瘦，那麼的乾瘪，完全是兩個樣子了。

他已將近六十歲，有一個兒子，三個孫子，他的妻也康健的活着。他有幾畝田，是自己種的，妻子和媳婦又替別人洗點衣服及結絨縫衣，等，一家的飽暖差可維持。忙了一年，冬天並比較空閒的時候，所以他有空提着旱煙桿子，到處找人談天，談鋒而且老是那麼健，想不到他現在已做了難民了。我點過了名，與他一同到他的舖位去談談。

從前他臉上的那股愉悅達觀的神情現在自然是絲毫無剩了；兩只眼睛疲倦而沒有光彩，聲音是低而且啞的。

他說起初警察叫他逃時，他因捨不得拋棄屋子和傢俱，沒有走。到日本兵衝擊持志大學陣地那天，兒子和大孫子給流彈打死了，近旁的屋子，給日本飛機擲燃燒彈燒了起來，情形是非走不可了，他才捨棄了他賴以活命的一點農具屋子等，繞了大圈子逃出來。

「逃難的人是那麼多，那麼擠；在過蘇州河時，抱着小孫子且還懷了四個月身孕的媳婦，給潮水樣的人羣一擠，撲通，河裏去了，當時我一驚，驚得怔住了好一會，老婆也不知給人擠到了那裏去，到現在沒知道下落。」

像黃豆樣的大顆的眼淚落到他的青布褲子上，他把獲得像鷄腳爪樣可怕的手來摸一摸旁邊的他第二個孫子的頭，聲音更低沉地：「一家人就只剩了我們兩個！」

冬天那幅暖和陽光下歡欣的圖畫，立刻在我腦際浮起。如像有塊重重的東西壓到了我的上心，半天半天，連安樹的話也說不出一句來。

坐在太陽光下的廣場上，指手劃腳地談着包龍圖出世的那個圓圓險的興高彩烈的老人，就是他麼？然而現在是，像只走了汽的皮球那麼乾瘪，萎頓地低着頭，成天蜷伏在舖位上一動也不動。

我們要報仇啊！

担仔發銜的童子軍向我報告，說那個害病的女人，成天老是哭。

這女人叫嚴張氏，三十多歲年紀，黃瘦的臉上滿是病容，是從楊樹浦逃出來的。

我走近她的舖位去，她正在吃粥。自從來到了我們這收容所，她就從未吃過飯，幾次要送她進醫院，她却不肯去。

將一塊磨得不堪的布頭時時堵着眼睛，那對眼睛是哭得紅腫了。

「爲什麼你要常常哭呢？有什麼困難儘管告訴我好了。」我在她的對面坐了下來。

她一面在回答我說沒有哭，可是眼淚卻從睫毛上濺了下來。

我問她的身世，她告訴我，丈夫做碼頭上的苦力，是個挺結實的中年，自己在高郎橋新第五廠做工，每月可以賺十來塊錢，有兩個兒子，大的已經十歲，每天提了籃子出去賣點油條之類，小的還只得七歲，便是現在坐在她的肩膀的那個打赤膊的體孩子。

「到打了仗，在近的人都逃了，要想逃，可是沒有錢，逃到那裏去呢？弄到後來，簡直就沒有法子可以逃了。」

「砲聲震得耳朵要聾，外面子彈也是到處地飛着，那時候我正害着病，躺在牀上，丈夫早已不到碼頭去了，還有一個叔叔也住到了我們家裏，因為還剩着一點米子，一家子就成天關緊了門一步都不出去。」

「一個清早，我與這小的孩子都還沒有醒，兩個穿短衣的漢奸領了四五個東洋兵打破了門進來，說是搜查便衣隊，一見到丈夫和叔叔就用槍柄子亂打，叔叔倒底上了年紀了，給一槍柄子打在腰眼上，便一跤跌了下去，我當時便嚇得暈了過去。」

「也不知是什麼時候昏昏沉沉地醒來，地上是三個屍首，丈夫死得頂慘，幾乎渾身都給刀劈過，滿地的血已經變成了紫黑顏色。」

「立刻我背起了這個孩子衝出門去，我是決定不想活走了。不多遠一想丈夫的血肉模糊的屍首，眼前一黑，又暈倒在地上。」

「醒過來已經在大卡車裏，以後我就便被送到了這裏。」
吃力地講完了這段經歷，這女人索心掩住了面孔大哭起來。

那個七歲的孩子的眼眶裏，也飽飽地含着淚水，我拿起了他的小手，那小手又立即縮回去了，催着他的娘，說：

「媽，不要哭，我們要替爸爸哥哥報仇，殺光東洋人，報仇要緊！」

小小的口裏發出的這句話，叫我太感動了。這麼的年紀已經認清了仇敵所在，已經有了報仇的決心，中國的前途真是無限的光明，我們的海樣深的仇恨，是總有一天，會被我們用血來洗得乾乾淨淨的！

我人是發着抖，親力地忍住湧出的眼淚，將這可愛的孩子抱起，對他說：

「小弟弟，永遠記住殺你的爸爸哥哥和想殺死我們個個中國人的仇敵，好好的上進，好好的保養，長大了替國家，替父兄報仇，也勸你的娘安息着身子。」

——徐志麟——

「附錄」

屠殺淞滬的劊子手——松井的輪廓

我們現在來介紹在上海戰線方面敵人的主將——一個屠殺中國人的劊子手松井石根。記者無意中會到一個日本的新聞記者，問他：「松井是上海日軍的最高指揮官，他的能力怎樣呢？」他笑而不答。沉吟了一會，他纔說：「松井是一位老將了。」

「老將」，不見得就是「狠將」。我們知道松井統率了二十幾萬的敵軍，擁有海陸空一切精銳的近代的武器，和我們英勇的民族戰士，戰了兩個多月，算起他的「戰績」，也不過爾爾。雖然我們的血肉之軀，有過壯烈的犧牲，可是我們在這一方面的領土，未失一寸一尺。這固然是堅決抗戰的表現；同時對於一般恐日病患者之怎樣怎樣「畏見敵人」的醜態，也是很大的一個暴露。

我們現在正在和這個大敵在血鬥。日本記者說：「在陸軍部內松井是一個中國通。」所謂「中國通」者，只是研究如何實行他們野心的所謂「大陸政策」。他是「大亞細亞協

會」的主宰者，每年到中國來妄想遊說，他前年到過華南，會過胡漢民先生，胡先生將他的所謂「大亞細亞主義」駁得體無完膚。使他不得不狼狽而返。要明瞭他的所謂「大亞細亞」主義（？），最便當我以為是看一看他所主宰的「大亞細亞」上所發表的文字，他曾經寫過「告支那國民書」，最近在八月份的該誌上，還發表了一篇「救中國之道」，那是什麼道？他說，他「是中國革命領袖的『老友』，他們多是大亞細亞主義者，和他所見相同，所以假使後繼者要繼先人遺志，就應該繼續與日本共作。」對於日本侵略中國問題，他們說得妙，他說中國「疑心暗鬼」，說日本侵略中國，其實日本從來不會侵略過中國，今後也永不會侵略中國，以前一切「完全為特殊的歷史之必然所構成」而並非由於日本之侵略，中國假如再不「覺悟」（？）還是以夷制夷，依賴歐美，那麼「中國永無得救之日。這種理論，在我們看來，當然是祇能付之一笑了！關於松井的歷史。他是愛知縣人，在士官學校是與荒木、真崎、阿部、本莊等同期的第九期生。他在日俄戰爭時，是步兵第六聯隊長，中途離開了陸大而出發侵略的，到了戰地，任第二兵站部副官。陸大畢業後，到過法國，後來，經歷奉天特務機關長，步兵三十九聯隊長，步兵三十五旅團長，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第十一師團長。隨後，出使日內瓦，任軍縮會議代表，歸日本，任日本台灣

司令官，軍事參議官。

在奉天特務機關長時代，他佈置了滿洲一切的陰謀鬼計，收買馬賊，收買漢奸，勾結前清遺老，佈置軍事陰謀，的確對日本的大陸政策盡了很多的力量。當時他在奉天的聲勢，據日本人的宣傳，說是可以一手處理滿洲事務，張作霖對他明知於中國不利，也無法反對。

他的所謂「功績」拆穿了說，不過是實行侵略的大陸政策。當田中內閣時，曾開東方會議，當時，他任參謀本部第二部長，他便是推動田中決定侵略的大陸政策的主動力。

因為一方面他是「大陸政策」的忠實的遂行者，他方面又因為他在陸軍部內是唯一的「支那問題的先輩」，所以他在部內還卵育了大批的青年侵略家，這批青年軍人受了他的薰陶，繼續在中國國內幹了許許多多的工作，這批青年冒險家之內，著名的人物有板垣、土肥原、磯谷、多田、喜多、根本、影佐、和知、永津等等，土肥原可不必多說，板垣就在在晉北，磯谷在津浦線，和知在雜店，都在依承着一貫政策，和我們血戰。

前年八月，永田事件前後，他退去了現役。當日本提出所謂「廣田三原則」時，有叫松井做侵略先鋒任駐中國大使的風傳，結果格以情勢，不曾實現。

在軍事學說，他並沒有什麼了不起的本領，這次派遣他到上海來，一方面爲着他對中國問題比較熟悉，同時據軍部中人的觀察他還有許多中國的朋友（？）；第二，爲着現在軍閥上層所最感棘手的那些少將、佐官階級的少壯侵華派大部分是他的部下，也許講話容易有些控制作用。在出發之前，據確實消息，還因爲和荒木大將爭奪這個職分，有了很大的衝突。當然，他以爲一到上海，就可以將中國軍隊擊敗，直取南京的，那知一敗再敗，形成了不能下台的僵局，我期望着江南的名月，也許有悔不當初之悔了吧。

——端 泉——

抗戰報告文學選輯之九

東 戰 場 上

編纂者 華 之 國

出版者 時代史料保存社
上海福州路世界里

總經理 上海雜誌公司

總店：漢口交通路六十二號

支店

上海四馬路	宜昌二馬路
廣州漢民北路	重慶陝西街
梧州大中路	成都祠堂街
長沙東長街	西安南院門
武昌胡林翼路	昆明西華路

代售處 各地各大書店

每冊實價二角二分

(外埠酌加郵寄費)

中華民國廿七年二月五月初版

四〇〇〇册

82
44-5036
R

750

445036

(2)